

身教大師 BaLiwakes (陸森寶)

——他的人格、教養與時代¹

孫大川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中文摘要

本論文是對卑南族耆老 BaLiwakes (陸森寶) 生命史的研究，分別從部落、日本殖民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以及天主教信仰等不同面向和時代的影響，來了解 BaLiwakes 的人格養成及其民族所經歷的變遷和歷史命運。同時，本研究也嘗試藉 BaLiwakes 個人生命經驗的剖析，填補近百年來台灣精神史上的一段空白，並將原住民文學的研究向前推至日治時代。

關鍵詞：BaLiwakes、陸森寶、會所 (PaLakuwan)、卑南族 (puyuma)

A Master Who Sets the Role Model by His Own Practices, BaLiwakes : His Personality, Morals, and Era

Sun Ta-Ch'uan (Paelabang danapa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study of the life story of the Puyuma elder, BaLiwakes (Chinese name Lu Sen-Bao). Tak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ime periods into account, including indigenous community (trib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ROC regime, and Catholic faith,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personality, the transition that his people experienced, and the historical destiny that his people faced.

Meanwhile, this paper tries to fill the century-old blank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spiritual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BaLiwakes'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and to propel the study of Taiwan's aboriginal literatures to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Key words: BaLiwakes, Lu Sen-Bao, PaLakuwan, Puyuma People

身教大師 BaLiwakes (陸森寶)

——他的人格、教養與時代

一、BaLiwakes 和他的時代

「BaLiwakes」漢名陸森寶(圖1)，生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卒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享年七十八歲；台東縣南王里的卑南族人。按卑南語，「baLi」是「風」的意思；「baLiwakes」，即旋風，形容陸森寶跑起步來猶如旋風。昭和十六年(1941)，三十一歲，陸森寶被認定為「國語家庭」，並從「バリユワクス」更名為「森寶一郎」。戰後，依中華民國政府戶籍登記的法令規定，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改漢名為「陸森寶」。陸森寶於一九三九年和同族陸夏蓮女士結婚，育有八名子女(四男四女)。根據日本人所留下來的戶籍資料，陸森寶的母親原名「ビィン」(biyin)，漢名羅美英，屬 tarulibak 氏族；父親原名「ダパス」(aredapas)，漢名羅萬守，屬 raera 系統的「pakauyan」。

大正四年(1915)，陸森寶五歲，頂替他的二姊 inaiLan 入「卑南公學校」，自此陸森寶開始走上一連串求學、教學的旅程，成了那一代少數接受完整現代教育的原住民菁英分子之一。昭和二年(1927)，陸森寶考上台南師範學校，六年後畢業並取得台灣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的資格，隨即返鄉在台東東海岸線阿美族地區任教，作育英才，直至終戰。一九四六年因族內前輩鄭開宗、陳耕元的提攜，幸運地得以轉任新成立的「台東縣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教職，並晚至一九六二年才從該校退休。

從父母的家系來看，「pakauyan」和「tarulibak」皆屬南王領導家族 raera 的系統，因此陸森寶家族在部落中應該有著一定的地位。不過，陸森寶所屬的

時代卻是卑南社大崩解的年代。raera 氏族從荷蘭時期至清初 pinaLai（卑南大王）崛起，不僅取代了 pasaraaD 氏族成了卑南社的領導家系，更逐步將整個卑南八社的領導權，從知本社手中移轉過來。然而，一八九五年之後，情況徹底改變了。做為一個已完成現代化且又野心勃勃的日本殖民政府來說，她很快地找到既細膩又有效地掌控台東平原族群或部落政治的手段。一九〇六年陸軍大將佐久間左馬太就任第五任總督之前，懷柔和「國語」（日語）教育的成功推行，不但使原住民第一次經驗到國家實體的存在，也學會了一個可以和外界溝通的共同語言和符號，原住民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國語」。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也就是陸森寶出生的那一年，殖民政府開始縮緊政策，實施「五年理番計畫」，原住民很快地領受到「帝國的威儀」。就在這之前兩年（1908~1909），日本剛取消了卑南社領導家系向轄內各部落徵收貢租的權力，新的行政規畫，動搖了部落原有的權威秩序。此外，國家資本主義對原住民地區土地和產業的支配，以及愈來愈多移入部落的漢族人口，結構性的威脅到部落文化和社會的統一。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卑南社在族人和日本政府共同主導下，由原來的台東平原中心地帶向西遷移至今天南王部落之所在地，並定名為「南王」。

和許多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陸森寶一生經歷了自己族人和部落無法自主的三次鉅變，先是部落內部結構的改變；接著是他的第一個國家（日本）、第一個國語（日語）帶來的全面性衝擊；最後是又另一個國家（中華民國）、第二個國語（漢語）所引發的生命斷裂。陸森寶到底如何走過他的時代？他如何在部落激烈的變遷中，仍然保持自己人格的統一？這正是本文所關心的主題¹。

從一個具體的個人出發，嘗試去深入了解某個族群或部落的變遷，一直是當前原住民研究中極為荒蕪的區塊。這除了是因為台灣學術圈對個人生命史、自傳、日記等的興趣還未達嚴格的學術自覺外，原住民本身也有它特殊的困難在。主要還是語言方面的問題。原住民族語分歧，歷來又沒有通行的語言符號系統，不要說留下來的個人性文件少得可憐，就連一般能顧及到原住民主體性觀點的國家文獻檔案，都不容易獲得。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陸森

¹ 本文乃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7 年「BaLi 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委託研究案成果濃縮修改而成，更集中於陸森寶先生人格特質的討論。希望能對日據時代原住民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狀態，提供另一個觀察的角度。

寶的傳記研究，便顯得格外珍貴。他能說寫流利的日文，又能純熟地使用片假名或平假名來拼寫族語。關於陸森寶，我們能掌握的文獻並不多，除了他的親族保留的影音資料、口頭報導外，我們沒有太多的線索去瞭解他整個的內在世界。不過，慶幸的是陸森寶生前曾用平假名拼寫過自己的族語自傳，雖然只寫到十五歲，但是，卻為我們留下了他少年時代心靈世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另外，中年以後的陸森寶，音樂創作不斷，前後寫下四十多首詩樂，記錄並反映了他和他的族人的遭遇和心情。我們大致可以透過這些蛛絲馬跡，追尋陸森寶平淡卻又沉穩的人格世界。

綜合來說，形塑陸森寶人格世界的力量，至少來自三個方面的教養：第一，是來自於部落；第二，是來自於日本帝國；第三，是來自於基督信仰。對應我們所能掌握的材料，陸森寶少年時代的部落生活，我們將以他親筆書寫的族語自傳為主軸來鋪敘；而他受帝國教育養成的階段，我們則以他在學校得獎的影像紀錄以及親族的口頭報導為基礎來勾勒；至於他晚年的心境，我們大致可以從他持續創作的族語歌謠作品中來揣摩。

二、部落教養

1、關於文獻

陸森寶最小的兒子陸賢文在整理父親的資料時，有一段令人驚喜的發現：

我父親陸森寶先生，是在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蒙主恩召的。他離開之後，關於他的生平事蹟，都是從他最親信的人口述當中得來的。這些口述資料雖然非常珍貴，但還是令人有些遺憾，遺憾的是：我們仍然不知道陸森寶先生真正的內心世界，以及他真正想告訴我們哪些事情？所以我常想，如果父親能夠留下一份親筆自傳的話，那就太好了！就可以彌補這些遺憾了！可惜沒有這些資料。

直到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我的二哥陸誠惠先生在整理衣櫃的時候，才在父親的衣櫃最底層那裡，發現到這份父親的親筆自傳。為此，

我和二哥都非常驚喜。父親過世十四年之後，我們才發現到這份資料。但是接下來，我們又面臨一個大難題，就是我們看不懂這份資料裡面的內容；因為這份資料是用日文平假名寫成的，可是這不是日語，這是卑南語。也就是說，父親用日文平假名來拼寫卑南族的語言。我們卑南族自古以來是沒有文字的，所以我父親只好用這種方式來述說他的故事。父親這種文章，不但我和二哥看不懂，就連卑南族人和日本人都看不懂，大家都陷入在團團的迷霧之中，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²

這一份手稿（圖 2）後來在陸森寶的二女婿，也就是他最倚重的得力助手陳光榮的協助下完成了初步的中文翻譯工作。陸賢文將其編輯成冊，不但前面有「編者的話」，後面還有「編者附記」，隨文更細膩、貼心地加上「註釋」和樸實無華的「插圖」，並題作《陸森寶親筆自傳》，以手稿形式流傳於親友之間。不僅如此，為進一步保存對父親鮮活的記憶，陸賢文還動員、邀約了陸家八位子女，和陸森寶的二女婿陳光榮、有名的外孫陳建年、早期學生曾修花等十一人，撰寫回憶文字，定名作《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這些文稿構成了我們貼近陸森寶生命世界的第一手資料。不過，為求慎重起見，我們逐字逐句重譯了陸森寶的親手自傳，盡可能保留他的語氣和原味。

陸森寶用日文拼寫的族語自傳，是用 25×24 六百字的稿紙寫的，從目次到結尾共三十頁。第二頁右邊起筆處，作者有小字註記：「72. 2. 17 朝 3 時」，可以斷定本自傳是七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清晨三時開始寫的。第三十頁右下方標明：「72. 3. 14」，結尾處又註記：「七五・八・七」；可能自傳是在七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寫完的，而七十五年八月七日修訂完成。自傳分成八個段落，內容寫到陸森寶十五歲進入「少年會所」（Takuban）的階段。小兒子陸賢文這樣推測父親的用意：

我父親陸森寶先生的自傳，只寫到少年會所這裡，至於少年會所之後的事情，他就隻字未提了。為什麼不繼續寫下去了呢？依我猜測有兩種可

² 見陸賢文，〈編者的話〉，《陸森寶親筆自傳》。

能性：第一，可能是生活中忙事太多的關係，以致父親找不出空檔時間繼續寫下去。第二，可能是父親不好意思寫下去，因為再寫下去的話，就會寫到他在師範學校裡唸書的情形。父親在師範學校那一段時光，正是他生命中最燦爛、風光的時期，我想父親可能不好意思提起過去的輝煌戰績。所以，他的自傳只寫到十五歲以前的事情而已。依照父親平時的行事作風看來，我認為這種謙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正所謂：「好漢不提當年勇」。³

親炙過陸森寶本人和他子女的人，一定會欣然接受陸賢文的推測，因為謙虛、低調、含蓄內斂，不僅是陸森寶性格中最突顯的一部分，更是兩代陸家子孫共同傳續的風格。

2、父親的疼愛

在自傳裡，少年陸森寶記憶最深、影響其人格發展最大的，應該就是他的父親阿肋達帕斯 (aredapas)。母親畢英 (biyin) 在追述陸森寶出生時阿肋達帕斯欣喜若狂的情形說：

當我生下你這一個男孩時，感到非常高興，你父親也歡喜莫名。他趕緊燒開水，把你抱起來交給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也立刻幫你洗澡。之後，你父親隨即找出自己洗乾淨了的衣服，提起水桶，奔向部落北邊的溪水，為自己淨身。到了溪邊，脫下衣服，躍入水中迅速沖洗，然後盛滿兩水桶，小跑步挑著回家。(《自傳》：2-3)

母親還提到父親在溪邊洗澡時，充滿象徵性的動作：他一邊沖洗，一邊向祖靈禱祝，告知新生命的到來；用水潑灑頭部、雙臂乃至全身上下，洗滌自己的污穢、罪愆，沖走自己的病痛、勞苦；藉此類比新生的兒子和淨化後的自己一樣，無邪、健康，穿上乾淨的衣服，面對嶄新的人生。陸森寶撰寫此一自傳時，已經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而且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老教友，文章一開頭便寫下母親在自己出生時的這一段回憶，其宗教涵意是非常明顯的。他彷彿在提醒

³ 見陸賢文，〈編者附記〉，《陸森寶親筆自傳》。

讀者，基督宗教的受洗儀式，和卑南族的老傳統是一致的。同時，作者也藉著父親的行動含蓄地「預期」自己將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這樣的「預期」在他自傳稍後談到自己夢見參加射箭大會的段落裡，有更清楚的表達：

我在讀蕃人公學校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作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大家比賽射弓箭，許多人聚集在一旁觀看。前面四位射箭的人輪流上場，箭一發就掉落眼前；第五位雖成功射出，也只飛到五、六十公尺處便掉在地上。我是第六位出場的，當我把箭射出時，它竟直直飛出去，沒有掉落下來，全場觀眾驚嘆不已……。之後，我們轉移射箭位置。就在這個時候，前方突然出現一張白紙，沒多久那張白紙變成了小鳥的形狀，全場的人「啊嘎！啊嘎！」地驚呼起來。接著那隻小鳥又變成一隻更大的鳥，最後竟變成一個人形，眾人皆驚叫不已。那個人飄到一艘船頂，就站在桅杆的頂端，船在海面行駛，消失在無際的海平線上……。《自傳》：7-8)

夢見自己射箭技高一籌，又夢見飄揚的紙鳶和站在船頂划向天際的「人」……。作這個夢的主人，顯然對自己有許多的期許；期許自己技壓全場、出類拔萃；期許自己像被風吹起的紙和大鳥自由飛翔；期許自己站在船桅上，雲遊四海……。夢醒之後，夢的主人把夢境講給了父親，父親讚賞地說：「啊，孩子，這真是一個好夢，表示你可以跟得上別人，成為真正的人！」（《自傳》：7-8）

從這些跡象來看，父親阿肋達帕斯對陸森寶日後人格特質的形塑，不但具有動力性的啟發作用，而且也是他人格發展的原型。有三個童年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出這一對父子，如何在生命和人格上相互感應。

第一個例子，陸森寶提到自己在公學校四年級時，有一回全校師生要到知本溫泉遠足，父親因疼惜兒子身體瘦弱矮小⁴，堅決不准他同行。兒子雖然覺得遺憾，卻也深深感受到來自父親的疼愛。有一回，母親要兒子提兩隻水桶到家南邊的大水溝挑水。第一趟回來，父親就叫兒子休息去了。後來，兒子聽到母親罵父

⁴ 根據自傳，陸森寶是在大正4年（1915）4月1日入小學的，其實當時他還只是五歲左右的孩子他是頂替二姐陸秀蘭（inaiLan）入學的，登記作七歲。部落營養環境不佳，又加上早讀，說他瘦弱矮小，應該是實情。

親說：「你就是這樣溺愛孩子，人家正在訓練他，你卻從中阻擾，孩子什麼時候才會懂事、能有自己的思想呢？」多年後，陸森寶也做了父親，娶了一位既嚴格又勤勞的妻子。三女兒陸淑英（yomiko）回憶一段高中時代的生活，她說：

我們從小時候也是被我媽媽的聲音一直念念念……。因為我媽媽沒讀什麼書，所以從來沒聽她說過你去看書啊什麼的……。那時家裡各式各樣的事情很多，媽媽總是指派這個、指派那個。我從學校回來，要割草、要餵牛……，她看不得我們閒在那裡。工作剛放下，被她看到了，立刻有新的派令下來，反正你不要靜靜的坐在那邊就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哪裡有時間唸書呢？小考、月考、期考一來，根本沒法準備。我只好告訴爸爸，因為他是讀書人，很了解學校的情況。爸爸就會給媽媽講：「孩子讀書的時候，不要叫她做這個、做那個，她要考試啊……。」後來媽媽看我在那裡看書，就會問說：「考試啊？」我說：「是啊，小考。」接著期中考、期末考，還蠻管用的，媽媽也無可奈何……。有時，我其實是在看小說，還好我媽媽看不懂。「明天還要考試？」算了，媽媽只好自己去割草。當然，不是每次啦，我還是常幫媽媽做家事……。⁵

類似這樣對兒女的體諒和多方迴護，幾乎是孩子們對父親最深的共同記憶。看來，陸森寶的父親怎樣疼愛了他，他也怎樣疼愛著自己的子女。

第二個例子，故事很長，自傳中陸森寶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敘述，每一個細節他都沒有放過。那是他九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阿姨沙卡普（sakap）一同去放牛。他為了阻止當中一隻不斷去偷吃別人甘蔗的母牛，一怒之下用蕃刀丟擲洩忿；不料刀子竟不偏不倚砍中母牛的後腳跟，腳筋被砍斷了，那頭牛當場變成一一拐一拐的跛子。這種情況，在當時的部落環境裡，可說是滔天大罪。牛隻不但是主要的勞動工具，也是家裡財富的象徵。闖了禍的少年陸森寶，除了懊惱、害怕、哭泣，哪還敢回家。阿姨沙卡普屢勸無效之下，自己只好先回家去了。直到天黑，陸森寶不得已懷著忐忑的心趕著牛群回家。出乎意料之外地，他進家門時，發現家裡沒有一個人理他，父母親也沒有對他講什麼不好聽

⁵ 陸淑英訪談記錄，2007年5月25日，花蓮。

的話，就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自己因而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不過，沒多久他就聽到父母親帶有火藥味的對話，母親顯然在責備父親對兒子的縱容。當兒子走進廚房時，父親果然一手抓住他，狠狠地將他「痛打」一頓。令兒子驚訝的是，棍子打在屁股上竟然一點都不痛，原來父親的「藤條」是用三、四根甘蔗頂端的花梗綁成的，輕柔易斷。儘管如此，父親生氣的樣子仍然令他害怕，放聲大哭，倉皇逃到公學校的花叢裡躲起來。不知實情卻又動了憐憫心的母親，尾隨在後，高聲召喚，勸兒子回家。躲了一陣子，全校烏漆抹黑，天氣又冷，心裡開始感覺毛毛的，只好畏首畏尾地摸回家裡。從縫隙中往裡看，只見大家圍在火堆邊取暖聊天。父親似乎覺察到兒子回來了，拿起兩根乾蘆葦在火堆中點燃，便帶著火把在房子四周走來走去，找不到只好回到火堆旁。接著父親開始向孩子們講故事，一個親身經歷過的恐怖故事：

我很小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因故被父親痛打，逃到家外面躲在牆角。可是沒多久，我正前方突然出現了一群鬼，他們的長相很可怕，有的瞎了一隻眼，有的跛腳，有的只顧一直笑，有的跳來跳去……，恐怖極了。過了一會兒，另一個更高大的鬼出現了，青面獠牙，跳來跳去向著我召叫：「來吧！來吧！來吧！」……。（《自傳》：12）

聽到這裡，少年陸森寶早已魂飛魄散、頭皮發麻，顧不得面子衝進屋子裡，故作鎮定地靠在二姐 inaiLan 身邊坐下。大家似乎也毫不以為意地繼續取暖聊天，好像忘卻了今天所有發生的事。事情過後的第三天，陸森寶因細故和二姐吵架，二姐抖出了真相：

你這個膽小鬼，前天晚上原本躲在牆外不肯進來，是在聽了爸爸講鬼故事之後，才嚇得躲進來的，真是膽小鬼。（《自傳》：12）

至此，兒子才恍然大悟，原來父親的鬼故事是針對自己編的，難怪故事的情節和自己的處境那麼相似，陸森寶除了羞愧、無言，又一次領教了父親獨特的管教方式。有趣的是，這後來也變成了陸森寶管教子女的典型手段。大部份的子女都提到父親是一個很愛、也很會說故事的人，聲音和身體的表情豐富，孩子

們不但聽得入神，也常常從中學得教訓或抒發生活中種種苦悶的情緒。他管教子女的細緻方式，可以從他勸導三子陸光朝戒煙的技巧略窺一二，光朝說：

爸爸很有趣，我每次問他什麼他都不會直接給答案，他非常喜歡迂迴的方式。當兵的時候我有抽煙斗，原則上父親不希望我們抽煙，真的要的話，也希望滿二十歲之後才可以。那一次回家，我想我已經二十四歲了，應該可以大大方方的抽煙斗。結果就在我回部隊的前一天，他說：你抽的煙斗看起來很珍貴，可以借來看看嗎？他拿在手上欣賞、把玩，便帶走了。第二天，我覺得苗頭不對，又不好意思當面向他要回，翻箱倒櫃，就是找不到我的煙斗，我只好悶著頭回部隊去了。從那一次以後，我知道老人家還是不希望我們抽煙。⁶

第三個例子，和寬容、正直有關。陸森寶提到自己的父親阿肋達帕斯，在那個時候，一直是部落頭目姑拉老 (kuralau) 所倚重的人物。老頭目選了九位「甲長」⁷，部落重大的事，都得召集他們共同商議，最後做出裁決。每次的諮詢會議，姑拉老常指定阿肋達帕斯最先發表意見，頭目相當重視他對事情的見解與判斷。

在放牛的少年歲月裡，還有一件影響陸森寶極為深遠的事。有一天，他和八位好友一同去富源山上放牛，巧遇別人家的獵狗逮到一隻山羌。趁四下無人，八個少年決定要將山羌佔為已有，他們趕走了獵狗，奪下山羌，一組一組輪流將牠扛到隱密的樹叢中，喝了牠的血、分了牠的肉，並講好共同的說詞。不過，由於當時陸森寶一眼認出那隻獵狗是他公學校的老師阿納 (ana) 先生所養的，所以從頭到尾他一直感到不安。回到家裡，父親一問，他便一五一十地把真相全盤招供了。阿肋達帕斯大吃一驚，根據部落的習俗，搶奪別人的獵物是非常嚴重的罪。父親趕緊跑去找老頭目姑拉老，向他坦承報告事情的經過。不久阿納老師也來報案，知道情況之後，透過老頭目的協調，同意網開一面，給孩子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事情得以平息下來。這是部落倫理的第一課，阿肋達帕斯

⁶ 陸光朝訪談記錄，2007年5月11日，台北。

⁷ 大約像現在的鄰長。

以身示範，將對孩子的愛、寬容與正直完美地整合成一體。這樣的自律精神後來也成了陸森寶最突顯的人格特質之一。大兒子陸宗獻在陸森寶過世多年之後，這樣追念自己的父親：

我們家裡有八個孩子，我排行第四，我上面有三個姐姐，我是長男。可能是長男的關係，所以父親對我很嚴格，尤其操守方面更是嚴格要求。還記得我國小的時候，只要家裡掉了一塊錢，父親就會找我問話，好像每次的主角都是我，我承認自己曾經拿過父親的錢，不曉得是不是有了那個紀錄的緣故，以致日後只要發生類似的事情，父親都會懷疑是我幹的，好幾次我都被冤枉了。(中略)被冤枉之後，我常偷偷地跑到菜園裡哭泣。後來，心思細密、觀察敏銳的父親，察覺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於是有一天，父親私下叫到我跟前，他告訴我說：「你是家中的長男，你的言行舉止一定會影響你的弟妹，我所以對你這麼嚴格，就是要讓你知知道以身作則的重要性。」每次回想這一段往事，也讓我感受到父親的愛真偉大。他從來不因為我年紀小，就不跟我講道理。而且，父親自己也確實做到了「言教不如身教」的道理，許多事情他都會以身作則，他嚴謹的生活態度，是我們子女們學習的最佳典範。⁸

三女兒陸淑英想到自己的父親那麼有才華、那麼優秀，文武都行，便猜想他一定非常希望他的八個孩子當中，能有幾個出類拔萃的人。但似乎事與願違。她曾在父親過世之前，感嘆地向他提及這件事，父親的回答很簡單：「至少，我的孩子沒有作奸犯科。」⁹同樣的話他也曾對大兒子陸宗獻講過，他說：「我所教育的孩子絕對不會變壞，因為我自己做給他們看了！」¹⁰

透過親筆《自傳》，從小就被父親極為疼愛的陸森寶，在人格上明顯地深受父親教養的影響。少年生活中他與父親互動的種種細節，不僅是他記憶中最牢固的部份，更像酵母一樣，滲透到他整個生命世界，與他的人格發展共鳴、共振。二兒子陸誠惠記錄了父親對祖父母的孺慕之情：

⁸ 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 20。

⁹ 同上註，頁 10。

¹⁰ 同上註，頁 22。

我覺得父親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雖然我的祖父母早已不在世間，但是父親每次經過祖父母的墓碑時，父親總是很自然地停下腳步，然後朝墓碑的方向行一鞠躬。其實父親與墓碑的距離還差一百公尺呢！每次看到這一幕，我就很感動。¹¹

3、放牛的日子

卑南王比那來(pinaLai)之後的卑南族，開始吸收恆春一帶漢人的農耕技術，台東平原的產業結構也逐漸有了變化。陸森寶的父親在他出生時歡喜地跑到卑南溪沖澡，並挑了兩桶水回來。水桶卑南話稱作「paetang」，「tang」是閩南語，是傳入的新工具，比卑南族傳統的「竹筒」(Lawas) 有更大的盛水量。隨之而來的「挑」的技術，也成了卑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農耕發達，作為主要勞動力的「牛」，當然扮演著愈來愈吃重的角色。牠不但可以象徵財富，同時也常常變成部落糾紛或犯罪的根源。在卑南公學校之「編年大事紀」中有這樣的記載：

(1) 明治三十二年(1899): 三月六日，為偷牛事件，有二名憲兵來校。

三月七日，因盜牛事件，黑葛原教諭及二名憲兵前來本校。

(2) 明治三十二年(1899): 十月十一日，為盜牛事件，集合呂家社、

pinaseki 社、卑南社的頭目及通事至傳習所，對糾紛加以調停。十

月十二日，決由占家社給 pinaseki 社賠償金，賠償以結案。¹²

偷牛的事件可以這樣勞師動眾，可見牛隻在當時就像名牌車子一樣，足以引誘人去冒風險。也正因為如此，農業化以後的卑南社會，畜養牛隻變成家庭裡重要的工作項目，其責任則往往落在少年男童身上，甚至影響其就學的情況。因而少年陸森寶在四年公小學畢業後，也度過了三年的放牛生活。

陸森寶的第一頭牛是一隻母牛，生了兩頭小牛，一隻公的一隻母的。他有時跟著表哥或阿姨到田間放牧，誤砍牛之腳後跟的事，就是那一次發生的。有

¹¹ 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5。

¹² 宋龍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南投：台灣文獻館，2002)，頁139-140。《卑南公學校沿革史》之「編年大事紀」是宋龍生根據王葉花女士提供的手抄本整理完成的。

時他和部落的少年成組放牧，去的地方較遠，甚至要隔夜露宿，偷山羌那一回的狀況就是如此。他們一共八個人，分別是：巴那外(panawai)、比杜兒(pidur)、古堡(kubaw)、馬度努克(matunuk)、達帕斯(dapas)、吉拉威斯(gilawis)、頂丁(tingting)和陸森寶(baLiwakes)自己；牛隻算一算總共有四十多頭，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富源山上。

對卑南族的孩子來說，放牛固然是農耕生活的反映，但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最重要的還是要學習打獵。陸森寶第一次設陷阱捉野兔，就是放牛時他的表哥教導的。而那次較大型的八人野放，則更是集體狩獵行動的模擬。他們都帶著狗，一共二十幾隻。少年陸森寶的狗有兩隻，一隻叫「八腳」(pakiaw)¹³，一隻叫「西巴克」(sibak)。八腳力氣很大，不怕和別人的狗相咬；西巴克擅獵，常捉到田鼠(kuLabaw)。由於富源一帶山羌很多，所以那一回八人都講好了，這次狩獵的目標鎖定在山羌身上。可惜，他的經驗不足，沒能如願，才發生了後來盜取別人獵物的行為。

即使如此，整個獵殺山羌的過程卻又如實地呈現了部落倫理的若干面向。

八個人當中，巴那外、比杜兒和古堡約十三、四歲，已經是少年會所(Takuban)第一年的成員(Takubakuban)，另五個人則為十歲上下。按會所的倫理，三位「Takubakuban」才是放牛、打獵的領導階層，其中又以比杜兒能力最好，他不但是第一個抵達山羌地點的人，也是不斷適時提出高明點子的人。不過，巴那外年齡最大，因此依然是真正的決策者。大家兩人一組輪流將山羌搬運至隱密地點之後，三位「Takubakuban」負責宰殺的工作。根據獵人的習慣，這隻山羌應該歸屬於第一個抵達者比杜兒的名下，表示這是他的獵物，然後，再由他按規矩分享給大家。但，可能考慮到這是一次不名譽的圍捕行動，為堵住大家的嘴，除了共飲山羌的鮮血外，也將牠切割成八等分，各自處理。

山羌事件之後，少年陸森寶和另一位伙伴安當(angTan)改到岩灣(wawan)一帶放牧。那段時間，安當的哥哥笛昂(diyang)和陸森寶的叔叔卡斯杜兒(kasetur)，以及表哥殷肅(ginsu)，正巧也在那附近設工寮工作。他們的工作是用牛車將山上的陶土搬運到山下，送到一個名叫韓巴桑(hangbasang)的漢

¹³ 卑南語「pakiaw」指花狗。

人那裡，韓巴桑是專門燒製水缸的師父。陸森寶和安當在放牛之餘，常到工寮那裡幫三位長輩煮飯燒菜。這也是傳統卑南少年，在野地必須學習的功課之一。藉由煮飯燒菜，孩子們學會辨識各式各樣的野菜，熟悉木材的種類、性質和起火的技巧。有過這類訓練和經歷的卑南人，吃東西的口味大致上都會被決定，舌頭和腸胃終身被祖靈引導。陸森寶的小兒子陸賢文曾談到父親的口味習慣：

父親年老的時候，我曾經問他最喜歡吃什麼山珍海味？喜歡吃中式口味呢？還是西式口味？結果父親回答說：「我比較喜歡吃野菜，尤其是tatukem。」tatukem是一種很普通的野菜，這種菜在鄉下地方到處可見。tatukem即龍葵。¹⁴

工寮的野炊，看來不是童子軍野外求生的將就技藝，它是卑南族部落教養的一部分，讓你的舌頭保有祖先的記憶。

對一個小孩子來說，成群結隊的去放牛，固然是一件熱鬧、刺激又好玩的事，但它同時也暗藏著種種凶險。陸森寶的經驗中，就遭遇過卑南大溪的暴漲，也曾迷了路，更踩到過毒蛇的頭……；只要一個不小心，任何一件事，都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所以，放牛的生涯還必須伴隨著某種心志或精神力量的培養。有一回，山上工寮的白米吃完了，陸森寶只好下山回家補給。次日，天剛亮他便扛著背包上山。走在四處無人遼闊的荒野，穿過兩旁被樹叢、竹林掩蓋幽深狹窄的山路，他第一次深刻地經驗到如排山倒海而來的孤獨、寂寞和恐懼的感覺，這是成熟卑南族男人在山上狩獵時，時常要面對的身心狀態。根據部落的教導，這種不依賴別人，以自己的存在本身獨自面對外在世界的勇氣，正是從「少年會所」(Takuban)到「成年會所」(paLakuwan)整個陶成訓練的總目標。與此同時，為排除那看不見的命運和凶險、超越人力所無法克服的界限，族人還得學習一套和自然、和祖靈、和神祇溝通對話的語言和儀式。少年陸森寶當天獨自返回山上工寮的路上，就採取了一種最簡單的儀式：半路上，他隨手折下一根帶葉的樹枝，橫在路中央，然後一腳跨過，他深信這樣可以阻止各種邪靈的跟蹤。

¹⁴ 見〈編者附記〉，陸賢文編，《陸森寶親筆自傳》。

三年放牛的生活，看似瑣碎，卻是陸森寶童年記憶中最飽滿的一頁，他有了新朋友，有更寬廣的生活空間，經歷了一些冒險故事，學會了生活中必需的技能，身心的承受力也擴大了。如果說進入「會所」(Takuban)，是卑南族傳統教養正式開始，那麼放牛的那段歲月，無疑是卑南人的學前教育了。從陸森寶的例子來看，「學前教育」對他後來人格的塑造，似乎既自然又有效。

4、少年會所 (Takubakuban)

十二歲那年的冬天，陸森寶和放牛的伙伴們開始認真討論今年是否要進入少年會所 (Takuban)？馬度努克 (matunuk)、達帕斯 (dapas)、阿金 (akin) 和住在部落南邊的吉拉威斯 (gilawis)、古興 (gusing) 等，都決定正式參加。陸森寶因而回家尋求父親的許可。阿肋達帕斯疼惜兒子體格瘦弱，恐怕禁不起「會所」嚴酷的磨練，不太鼓勵他當年加入，父親說：

如果你加入 Takuban，你上一級的長輩會交付給你許多的任務，你會疲於奔命。在少年會所裡，即使天氣非常寒冷，你們低年級的仍要打赤膊，只能在下半身圍上短短的藍裙。無論刮風下雨，你們都得當長輩們的跑腿，幫他們回家拿飯盒，帶到會所給他們吃；一定要等到長輩們全部吃飽之後，你們低年級的才可以開始吃飯。不管是白天、晚上甚至三更半夜，你們如果被發現犯了錯，高年級的長輩會立刻叫你們出列，拿棍子來伺候。你們只能順從，站到長輩面前，誠心接受他們的棍棒。而長輩們打人的時候，絕不手軟，打在你們屁股上的聲音，是 vek、vek、vek 那樣結實的聲音。不過，無論怎樣疼痛，你們都不可哇哇哀叫。(《自傳》：31-32)

父親本來想藉對 Takuban 嚴苛訓練的生動描寫，看看能不能讓小兒子知難而退。然而，陸森寶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想到：如果今年自己不和同年紀的伙伴一同進入少年會所，明年他們將高他一級，自己只能任由這些傢伙們擺佈欺負了。為了說服父親，他還想盡辦法博取好友馬度努克家人的支持，得到了入會儀式中必備的短圍裙。父母看兒子意志這麼堅定，便不再阻止了。進入會所那一天，一大清晨馬度努克就來邀約，父親拿起圍裙為他圍上腰際，還給他穿上一件少年專用的傳統小上衣，並正色地說：

孩子，你即將進入少年會所，今後不管遭遇到什麼困難和艱辛，都要咬緊牙關忍受下來。長輩無論給你交代什麼樣的任務，或責罰痛打你的屁股，你都不能偷懶或放棄。(《自傳》：33)

「少年會所」(Takuban) 是一棟用竹子和茅草搭蓋起來的樁上建築，有梯子可以進入上層，那是少年成員們聚會議事、用飯生活的地方。中央有火塘，四周有座架，後方有床舖，上方有置物架。空間的配置及使用，都有相應的身分與倫理規範。陸森寶記下了他踏進會所時所經驗的第一件事：

我們跑到會所之後，便沿著梯子爬上去，馬度努克在前，我緊隨在後。當馬度努克一腳踏進會所裡面時，長輩們立刻給他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叫格拉塞(kelasai)，接著也給我一個新的名字叫阿助力沙樣(arelisayan)。爾後我們彼此都要用這個新的名字，同輩之間直稱呼原來家族的名字，是不禮貌的事。(《自傳》：33)

會所的命名，象徵這些十二、三歲的卑南少年，即將告別自己的童年，並在「血緣身份」之外，以堅強的意志去贏得自己另一個「部落身份」。從男性的角度來說，進入少年會所之後，這個男人便不再屬於家庭，他對部落或公眾的事務要負起更多的責任。這除了要培養強烈的團隊意識之外，體能、膽識和各式各樣的戰鬥技能，都是「會所」所擔負的教養使命。父親清晨的訓誨，同時也是以血緣家長的身分，將兒子交付給部落的一種宣示。

其實少年會所成員的召集，通常是在年底芒草花開的時節，先於成年會所舉行「大獵祭」(mangayaw) 之前啟動；它的召集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即要完成「猴祭」的儀式。猴祭在卑南社稱作「basibas」，有衝破年關的意思。不過，在其他卑南族部落則稱之為「mangayangayaw」，顯示它和成年會所的「大獵祭」關係密切。「mangayangayaw」在構詞上是「mangayaw」的重疊語，有模擬或練習的含意。少年會所的成員經過四、五年的養成，即進入苦役階段，離開少年會所成為成年會所最低階的勞役成員，南王人稱之為「miyaputan」，其他部落則稱之為「mivaLisen」，「tan」和「vaLisen」即是對此一過渡階段卑南族男子

的專稱，通常它需要通過二至三年的嚴格訓練¹⁵，才能成為「bangsaran」，即「俊彥」，用一個通俗卻又貼切的說法，即「帥哥」¹⁶；同時並晉升「成年會所」（paLakuwan），成為真正的男人。自傳中，陸森寶回憶了他第一次參加猴祭的情形，描述刺猴、棄猴之後，回到「Takuban」受到族人盛裝迎接的心情。四、五位少年沿梯站立，一個接一個，將少女們送來的「havai」（麻糬），遞進會所裡面。「rahan」（祭司）祝禱之後，最高年級即將離開少年會所的長輩們，在小頭目的引領下，輪流一個年齡層、一個年齡層地去棒打低年級的晚輩們，做為惜別的禮物。屁股挨打的少年，痛得面孔扭曲，傷痕瘀血，卻沒有一個人哭出聲音來。陸森寶因為是初入會所的第一年，可免受皮肉之痛，明年再算。但，即使如此，仍讓他留下膽顫心驚的回憶。

三、帝國的學校

1、蕃人公學校

日本據台初期，對台灣原住民的政策，主要是以綏撫為主軸。這當中最核心的任務之一，即是興辦教育，特別是國語（日語）教育，因為這是掌握其認同釜底抽薪的辦法。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延攬了與他同屬鹿兒島縣的相良長綱¹⁷，負責恆春、台東一帶的政務。相良長綱有軍事、農商、外務和教育的資歷，也是樺山資紀原住民綏撫政策的服膺者。一八九五年中，他出任代理恆春支廳長，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真除，立即著手創立「恆春國語傳習所」，

¹⁵ 「miyaputan」的字根是「tan」，「tan」乃對成年男子的專稱，「puetan」為動詞，有使其成年的意思；加上前綴「miya-」，表示狀態「正在進行」，即準備成年的意思。「vaLisen」的字根是「vaLis」，有「轉變」的意思，後綴「-en」成為名詞，指轉變後的那個人；前綴「mi」，亦表示狀態「正在進行」，即正轉變為成年人的意思。前者以「tan」為中心，做詞性的變化；後者強調「轉變」的事實，做詞意的引申。

¹⁶ 「bangsaran」的字根是「bangsar」，即「帥」、「俊」的意思，後綴「-an」，轉為名詞。

¹⁷ 相良長綱，日本九州薩摩藩鹿兒島人，生於仁孝天皇弘化4年（1847），曾任軍職，官拜陸軍大尉。後因病轉任文職（1875），先後在農商務省、書記局、外務省工作，1886年並轉入教育界。明治28年（1895）6月來台，歷任恆春支廳長、廳長、撫墾署署長、台東支廳長、廳長等職。明治37年（1905）3月，肺炎病逝台東。參見王河盛等，《台東縣史·人物篇》（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頁172-174。又，宋龍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南投：台灣文獻館，2002），頁29-30。

並設「豬勝東社分教場」，開啟「蕃人」教育的端緒。與此同時，相良長綱也積極籌設「台東國語傳習所」，並於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率員一千多人登陸台東，與卑南社頭目姑拉老、馬蘭社頭目潘骨力見面，說明「綏撫工作」的重點。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五月，地方行政改制，台東獨立設廳，相良長綱被任命為台東廳長。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八日，台東國語傳習所獲准設立馬蘭社分教場和卑南社分教場，台東平原進入了另一個新的紀元。部落的教養模式，被迫要去面對一個以帝國為後盾，強大的現代化教育體制。卑南社的族老，以姑拉老為首，對這一新的變化似乎並不排斥，還配合「卑南社分教場」預定校舍用地的張羅。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三日，「台東國語傳習所卑南社分教場」宣告成立，廳長兼傳習所所長相良長綱親自主持開學典禮，現代教育正式在卑南族的社會誕生。開學那一天總共有四十六名學生到校，包括四位女生。他們不都是卑南社的族人，還包括賓朗、初鹿、阿里擺和斑鳩等部落的學生，這都是動員部落頭目、長老等分頭勸導入學的結果。可以想像，「分教場」設立的過程，一定是在殖民政府和部落領導人密切合作的情況下進行的。因而「分教場」對雙方來說，其功能當然不僅是現代知識的傳授而已。我們從《卑南公學校沿革史》的「編年大事紀」來看，大事紀自明治三十年（1897）六月十八日起，至昭和六年（1931）三月三十一日止。所記述的內容，至少到明治三十八年（1905）之前，不少是直接涉入部落非教育性質的事務¹⁸。之後，這種情況似乎獲得一些釐清，至少學校行政當局，不必再處理譬如某部落牛隻被偷而進行協商、仲裁的記錄。但是，有關國家身體（國體）和對天皇的效忠，卻透過學校各式各樣的課程安排和儀典實踐，偷偷置換了部落的身體。換句話說，日本殖民政府在原住民地區積極籌設「蕃人公學校」的目的，現代知識的傳授是其次的，它其實是帝國威儀的在地臨在，也是部落族人身心規訓的新場所。

相良長綱的招生辦法，也包括一些具體可見的誘因。凡前來就學者即發放學生制服及出席津貼，衣服有上衣、褲子、帽子和帶子，津貼則按每日十五錢並依其出席日數比例發給¹⁹。除此之外，「分教場」對其優秀畢業生進行長時間

¹⁸ 參見宋龍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之附錄，頁 135-211。

¹⁹ 同上註，頁 51-54。

的追蹤、輔導，使其成為部落的中堅分子。陸森寶入公學校時的阿納（ana）老師，即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卑南社分教場」第一屆甲科畢業認定考試第一名的畢業生。而後來成為原住民第一位醫生、國民大會代表、省府委員的南志信（sising），以及留校任教的泰萬（Daiwan），都是第一屆甲科的優秀學生。一九〇五年「分教場」升格為「卑南公學校」，校務更加穩健，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具現代視野的卑南族知識分子，較著名的有：陳重仁（ボラギヤン；1902-1968）、鄭開宗（リンサイ；1904-1972）、王葉花（トアナ；1906-1988）和賓朗部落的孫德昌（スウトク；1906-1985）等，當然也包括陸森寶在內；他們應該算是卑南族第一代的知識分子。

這樣一個新時代的氛圍，定然深深影響了少年陸森寶。大正四年（1915）四月一日，因為父母親不想讓他的二姐陸秀蘭（inaiLan）入學，拿他來頂替。當時陸森寶才五歲多，學校年齡卻被登記作七歲。從陸森寶父母積極主動地爭取兒子提早進入公小學的態度來看，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經營，日本在原住民地區的基礎教育工作，似乎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自傳》中陸森寶入學的第一個印象是，公學校裡就學的學生許多是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有的已經十八歲了卻才來上一年級。其實原住民過去都沒有精確計算年齡的方式，日本人來了之後，為了方便戶籍的登錄，大都以目測的方法來推斷年齡。而日據之初的「國語」教育，很大一個部份就是要處理那些還有學習能力的成年「本島人」。因此，根據當時國語傳習所的施行規則，傳習所分甲、乙兩科，甲科以十五歲至三十歲的成年人為對象，乙科則為八歲至十五歲。甲科主要是傳習日語，兼以初步之閱讀與作文，期間約計半年。前文提到的泰萬（Daiwan）入學時十九歲，同學南志信（sising）十八歲。他們當中也有二十一歲的，比如畢業考試成績名列第七名的孫三元（samguan）。乙科的課程除日語外，還包括閱讀、作文、寫字、算術等；同時可以視狀況選加漢文、地理、歷史、唱歌或體操等當中的一個科目，有女學生則得加開裁縫科；修學期限為四年。陸森寶入學時，雖已是公學校時代了，但原住民地區就學年齡參差不齊的情況，看來和「分教場」時期沒有太大的分別。

學校裡有卑南族的老師，那就是阿納（ana）先生，他是「分教場」時代第一屆的畢業生，以雇員的身份留校協助教學。陸森寶提到阿納老師很會教學，有一

回為了讓大家瞭解「日出時，太陽冉冉升起」的句意，他雙手比出一個圓形，然後讓圓形從低處慢慢往上升。看他的動作，大家才明白「冉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每天清晨有朝會，當時的「simada」校長²⁰先用日語訓話，然後由阿納老師即席用卑南語口頭翻譯。記得有一次的訓話內容是這樣的：「三年級、四年級的同學，明天你們來上學時，務必攜帶這麼大（比手勢）的圓形石頭來，我們要堆砌水溝。」（《自傳》：7）顯然在那個時代，學校常常要借用學生和部落的勞動力或資源來改善校舍。可能年紀還太小的緣故，陸森寶對蕃人公學校的回憶頗為簡略。不過，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像撿石頭、砌水溝、配合國家儀典、應付從總督到各級大小官員到訪的繁雜「外務」，在有限的教學人力下，四年能有什麼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習成果，實在很難期待。反而，畢業後三年的放牛生涯，留給他永恆的回憶。

2、二姐 inaiLan

如母親所期待的一樣，陸森寶在兩個姐姐出生之後，成為阿肋達帕斯的長子。兩個姐姐一生保護、鍾愛她們的這個弟弟。大姐陸貴蘭（amiyadang），因口腔癌病逝，二姐陸秀蘭（inaiLan）卻活到一百零五歲（1904-2004），傷痛地看著摯愛的弟弟先自己而去。陸森寶的三女兒陸淑英（yomiko）提到父親和兩個姐姐的感情：

爸爸跟我說過，他說他為什麼很用功讀書？後來又為什麼考上台南師範學校？最大的支持來自他的兩個姐姐。她們都非常疼愛他，他的穿著或其他種種，她們都替他打點得好好的。弟弟每次上學，姐姐會把熱水裝在瓶子裡，把弟弟的頭髮燙得漂漂亮亮，讓他乾乾淨淨去上學……。²¹

《自傳》裡，陸森寶提到二姐的地方很多，除了因砍傷牛隻躲在屋外偷聽到父親講鬼故事，嚇得進屋挨坐在二姐身旁的那次事件外；他之得以進入蕃人公學校，還是因為頂替二姐而來。鬼故事那一次，後來雖因姐弟吵架，二姐拆穿了真相；但，驚恐的弟弟衝進姐姐身邊卻裝作若無其事的那一幕，依然令人動容。

²⁰ 陸森寶親筆自傳中，並未敘明校長之全名，查卑南公學校歷任校長名單，有可能是「島田善吉」先生。

²¹ 陸淑英訪談記錄，2007年5月25日，花蓮。

不僅在蕃人公學校這件事上二姐成全了陸森寶，三年放牛生活之後，弟弟渴望入學台東公學校，inaiLan 一路相挺。其實，陸森寶在蕃人公學校四年畢業之後，就有繼續升學的念頭，父親並不答應，理由是他太瘦小，沒有體力每天走路來回於卑南台東之間。另外兩個理由是父親沒有說出來的：一是家裡貧窮，沒錢繳學費；一是家裡需要有人照顧牛隻。不過，每次看人一起去台東考試，求學的念頭便更加強烈。放牛生涯的第二年，他聽說台東公學校很不容易考上，以蕃人公學校的基礎，光憑在家裡自修是不可能考上的。他打聽到卑南蕃人公學校，開辦了專為升學考試而設的輔導班。他決定去上課。接下來的問題是：牛怎麼辦？後來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把牛綁在學校附近，每一節下課跑過去將牛移到有草的另一個區塊。課程只在上午，中午過後，便可以恢復正常的作息。想通了，心情就好多了。不久，輔導班開始上課，陸森寶這樣描寫當時的情形：

每天早上，我背著背包，跳到母牛背上，呼叫牠的小孩，然後一同去上學。我會直接到「法丟丟」(vaTiuTiul) 這個地方，先把母牛綁好，才進入課堂。上課時，我常被母牛「哞～」的叫聲所驚嚇。牠的叫聲，的確是在呼喊我，提醒我牠的孩子們走遠了。我立刻心情浮躁，小牛走失了，我待會兒去哪裡找牠們呢？直到下課鐘響，其他的人喧鬧、玩耍，只有我用力地跑去看我的牛。先移動母牛，再去驅趕牠的孩子們，讓牠們靠近母親一些。之後，再用力地跑回教室。課間休息的時候，我無法隨其他的人一同嬉戲，光芒著為我的牛跑來跑去。(《自傳》：26)

就這樣熬過了四個月，考試的日期快到了。陸森寶的心理壓力愈來愈大。考試本身當然是壓力的主要來源，但是怎樣說服父親讓自己繼續升學？仍然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更現實的一個問題是，如果順利考上台東公學校，用什麼錢去買他們規定的漢式制服和鞋子呢？學費的問題又怎麼辦？陸森寶不敢直接找父親，他把問題一股腦兒丟給了二姐。那一年弟弟十一歲，姐姐十五歲：

姐姐沉默不語，我心頭便慌亂了起來……。沉吟一會兒，姐姐才說：「弟弟，既然這樣，我們來去拔青菜，然後趁一大清早到台東市街去叫賣。」

換得了錢，就可以買你的衣服和鞋子了。」我聽姐姐這樣說，當然非常高興，「但，我們要到哪裡去找青菜呢？」我問姐姐。「媽媽說我們田裡邊道路內側有許多青菜，你們可以去取用。」姐姐這樣回答。我們立刻一同去察看，青菜果然長得又好又嫩。二話不說，我們馬上開始拔菜，然後帶回家裡清洗，捆成一把一把的，豎立在水缸下面。那時已經黃昏，姐姐說：「明天我會很早叫醒你，你醒來時要打好精神，我們要把菜帶到台東去賣。」我說：「好！」

第二天一大早，姐姐來叫醒我。她在我的籃子裡裝了五把菜，在自己的籃子裝了八把菜，便一同往台東的方向走去。我們到「sibitai」時²²，天色還很暗；到馬蘭時，天剛破曉；抵達台東街上時，則天已大白。我們專門找日本人的住宅去叫賣：「おくさ一ん、野菜は要りませんか？」（夫人，你需要青菜嗎？）我們用日語這樣探問。她問是什麼？我們說：「おくさ一ん、野菜は要りませんか？」她又問：「一束なんば？」（一把多少錢？）我們說：「五錢！」（五毛錢）日本太太看了看，就買了一把。我們問遍了日本人的家屋，她們每一家都給了錢，我們一共賺了六十五錢。隨後，我們還去打聽鞋子的價錢，結果一雙要九十錢，我們尚不足二十五錢。因此，我和姐姐繼續每天到台東賣菜。我們的錢就這樣多起來了，姐姐為我買了一雙圖樣很美的鞋子，我非常高興。我們還一同去縫製一套漢式衣服。我們還沒考試，衣服、鞋子卻都備齊了。不過，我們只能勉力買一套衣服，無法再買換洗的了。然而對於這一點我並不在意，我實在歡喜極了。不久，我隨著大家一起去考試，勉強考上四年級。父親雖然常說，我不可能去上學、不可能趕得上人家；但看我和姐姐每天清晨到台東賣菜，毫不懶惰，也就不再說什麼了。（《自傳》：26-27）

如果沒有二姐 inaiLan 行動的支持，陸森寶恐怕永遠無法走向他後來繼續求學之路。《自傳》中提到他和二姐買了一雙圖樣很美的鞋子，心裡特別高興。其實這

²² sibitai，即軍營。

大概都是早期台灣鄉下孩子共同的經驗，鞋子的香味，令人彷彿觸摸到文明的衣角，讓未來的路輕快起來。不過，對陸森寶來說，這事顯得更加刻骨銘心。原來這並不是陸森寶第一次擁有鞋子。前一年（十歲），他和他的朋友安當（angTan）在岩灣放牛，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在山上工寮幫叔叔卡斯杜兒（kasetur）、表哥殷肅（ginsu）等煮飯。表哥為了答謝他，送他一雙鞋子（tabi）²³。陸森寶試穿在腳上，跑一跑、跳一跳，果然棒極了，今後不必再擔憂腳會被刺傷。接著陸森寶說：

第二天我就回家了，目的就是要給爸爸媽媽看我的新鞋。回家的路上，我沒穿上鞋子，而是將它塞進懷裡，顯示自己打從心裡的珍愛和歡喜。我捨不得先穿，覺得該先讓爸爸媽媽看一看。一進家門，我穿上鞋子，展示在他們面前。他們驚喜地說：「哇，孩子！實在太相配了。」二姐 inaiLan 跟在我後面一邊看一邊說：「弟弟，它真的太適合你了！」我聽了更加歡喜，立刻跑到我朋友達帕斯（dapas）和馬度努克（matunuk）家裡秀一秀。剛巧那天傍晚我們家親戚殺豬，聽人說：任何東西，只要抹上豬血，它就會變得更強更堅固。正好有滿滿一大碗豬血在旁，我分出一點，然後塗刷在我的新鞋子上。之後，將它放在床底下。次日清晨醒來，立刻摸出我的鞋子，卻令我大吃一驚，鞋子竟然被老鼠給咬了。左腳那隻啃噬在鞋面上，情況比較輕，右腳那隻則被咬破了一個洞。且牠們咬啃的地方，大都在鞋子的扣鈕處，鞋子怎麼還能穿呢？我非常傷心，撫摸著我的鞋子哭了起來。那雙鞋子我只穿過一次，就是昨天晚上那麼一次，之後就沒有再穿了……。（《自傳》：24-25）

從這些少年時代點點滴滴的回憶，我們不難看出二姐 inaiLan 和弟弟之間深厚的情感。民國七十七年（1988）陸森寶先姐姐而過世，inaiLan 傷心極了，有時候還對孩子們碎碎唸說：

²³ 表哥送的鞋子是「たび」（tabi），乃日本傳統的布鞋。分兩種：一種是穿在室內的，通常為白色或紫色，可譯為「布襪」；另一種稱作「地下足袋」（じかたび；jikatabi），黑色，下田工作時穿，可譯為「丫巴鞋」。不過，為了方便大家了解，本文皆譯作一般的鞋子。

你看你爸爸，說不要抽煙、不要喝酒、不要嚼檳榔，他就是那種人……。看看嘛，那個不抽煙、不喝酒、不吃檳榔的人先走了，我這個愛抽煙、喝酒、吃檳榔的人卻長命百歲、活得好好的啊……。²⁴

陸森寶的小兒子陸賢文也這樣談到她可愛的姑媽：

我姑媽活到一百多歲。過世前三、四個月，我想她老人家應該很孤獨、寂寞吧？她的眼睛到底怎麼看這個世界呢？我到南王探望她，她在街上檳榔攤旁邊的屋簷下，安靜地坐在小板凳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車子。我上前打招呼，並問她在看什麼、想什麼？她高興地說：「我在看馬路上的汽車啊，好有趣喔，車子跑來跑去，有大的、有小的，有各式各樣的車型，也有紅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她說什麼的時候，便有著不同的表情，讓我覺得她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好像都是很美好的；我們認為簡單的東西，在她老人家眼裡卻充滿趣味。我想，她一定是一個非常開朗的人。哇，活到一百歲耶。有時候我到她家裡去，她看到我就直接呼叫爸爸的名字，因為大家都說我像爸爸。看她叫我的表情，好像真的在呼叫自己的弟弟一樣，神情充滿懷念。我感到訝異，竟然有這樣一個姐姐……。²⁵

3、台南師範

台東公學校的前身，即一八九七年設立的「台東國語傳習所」，首任校長即台東廳長相良長綱；一九〇五年改制為六年制公學校。早期日本殖民政府將初等教育工作分雙軌，台灣孩童進「公學校」，日本孩童進「小學校」，原住民則另有體系（蕃人公學校）。台東公學校原址位於今台東縣政府南邊，即後來的東師附小、東師實小。

在二姐 inaiLan 的全力支持下，陸森寶考進台東公學校四年級，與一般漢人競爭。親筆自傳手稿中（第九頁），陸森寶自擬了一份非常簡單的年譜，註記他從五歲至二十二歲的主要經歷。十二歲考進台東公學校插班四年級，三年後完成後

²⁴ 陸淑英訪談記錄，2007年5月25日，花蓮。

²⁵ 陸賢文訪談記錄，2007年2月24日，台東。

半段的學程（十四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十五歲那一年，他仍留在台東公學校，並註明高一。顯然，陸森寶有繼續升學的打算。根據大正十一年（1922）「台灣教育令」的新規定，公學校得設兩年制高等科及兩年制補習科，提供那些想繼續升學的六年制公學校畢業生或同等學歷者就讀。據說，陸森寶在台東公學校讀書的後幾年，曾在日本籍校長²⁶家中幫傭打雜，一方面賺取學費，另一方面也沾染濃厚的求學氛圍。果然，兩年後（1927），他和校長的兒子一同考上台南師範學校，那年台東地區只有他們兩位考取，陸森寶則是他們那一屆唯一的原住民²⁷。

在《自傳》和親友的回憶文字中，有關陸森寶在台南師範求學的情況，我們只能看到一些簡略、籠統又零碎的記錄。不但他個人的書籍、書信和文件在他死後大量流失，甚至台南師範學校的檔案資料也所剩無幾；再加上和他同輩的好友大都亡故，我們很難對他這段時期的生涯細節，進行確實的復原²⁸。他的小兒子陸賢文，在和姐夫陳光榮合譯父親的親筆自傳之後，於〈編者附記〉中有這麼一段文字：

我父親是在十五歲那一年²⁹，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的，當時全校只有他一個人是原住民學生³⁰。他在學校裡，首次接觸到鋼琴，並對鋼琴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他得到全校鋼琴比賽冠軍。有一次，日本天皇的弟弟³¹到台南訪問，我父親被學校推選出來，代表所有中等學校，以鋼琴演奏的方式來迎接貴賓。（中略）。後來，校長在介紹我父親的時候，還講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讚美，校長說：「他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漢人，他是真正生長在台灣的人，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強，他的名字叫巴力瓦格斯。」

²⁶ 查日據時期台東公學校歷任校長名單，這位校長可能是迫田修先生，他是鹿兒島人，大正2年（1923）7月至昭和4年（1929）之間任台東公學校校長，並於次年調任卑南公學校校長。

²⁷ 陸淑英訪談記錄，2007年5月25日，花蓮。又請參閱劉美蓮，《台灣兒歌與民謠之旅》（台北：台北音樂教育學會，1999），頁61-62。

²⁸ 爾後如何循線找到日本方面的資料，恐怕是未來研究陸森寶唯一可行的道路。我們這次只蒐集到兩封他日本同學的信件，正嘗試以它們為基礎，進行日本方面的調查，成敗未卜。

²⁹ 陸森寶入學時應為十七歲。

³⁰ 陸森寶可能是班上唯一的原住民，但他前後屆仍有原住民的子弟在台南師範就學，雖然人數不多。

³¹ 當時來訪者應為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鳩彥親王。

父親除了音樂才華之外，在運動方面也有很傑出的表現。他打破當時台灣中等學校四百公尺的紀錄，並且得到鐵餅、標槍等五項第一名的成績。(中略)。我們都知道，父親還在台東家鄉放牛的時候，他是連一雙鞋子都買不起的小孩。他的父親(我的祖父)也對他說：「你這又矮又瘦的身材，是絕對無法持續走路到台東公學校唸書的。」可是誰知道，後來這瘦弱的小孩竟然成為運動場上所向無敵的黑馬。

這雖然是兩段非常簡略的文字，但是大體上已相當清楚地勾勒出陸森寶在台南師範學校學習、生活和表現的梗概。底下我們便從他自己留下的一些影像資料，嘗試拼湊他在台南師範的生命軌跡。

根據陸森寶的學籍資料(圖3)，他是昭和二年(1927)四月五日入學的，姓名記作「バリユワクス」，保證人是母親「ビイン」。入學前的履歷：

- 全四年四月一日卑南蕃人公學校入學。
- 全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同校卒業。
- 全十二年四月一日台東公學校第四學年入學。
- 全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同校卒業。
- 同年四月一日同校高等科入學。
- 目下第一學年在學中。

這些記錄，讓我們對陸森寶的求學歷程一目了然。而他在台南師範學校先入普通科五年，再入演習科一年，於昭和八年(1933)畢業。有關他在學業和操行方面的成績，在缺乏任何資料的情況下，我們無從敘述。不過，在他過世之後，有一封來自日本友人的慰問信，以及一篇追念的文章，可以給我們一個第一手直接又鮮明的線索。

慰問信是陸森寶台南師範學校六年同班同學盛福秀寫來的。盛福秀是日本鹿兒島人，戰後多次返台訪友，陸森寶是他探訪的好友之一。他的信是寫給陸夫人的：

驟聞陸森寶先生辭世，令我震驚不已。由衷地敬呈哀悼之意。想到夫人以及家屬們的悲傷，真不知該說什麼來表達我們內心的哀悼。

回想起來，BaLi 桑（我們班同學都叫 BaLi wakes 君為 BaLi 桑）和我們共同進入台南師範就讀是昭和二年，距今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年的歲月，我們一同住在學校宿舍，吃同鍋飯，一起玩耍，也一起唸書。我們感情猶如兄弟。BaLi 桑個性溫厚篤實又有愛心，深受全班同學的尊敬。特別是在運動和音樂方面他才華出眾，還曾在蒞臨南師的宮殿下面前演奏鋼琴。在台南州及全島的陸上競技大會上，不論四百公尺或八百公尺競賽，他總是得冠，寫下輝煌的紀錄。

昭和四十九年七月，我們在日南師同學會第一次訪問母校時；以及昭和五十三年十二月我第二次訪問母校時，BaLi 桑都特地趕到台南來。

距今兩年前的七月，我造訪台東，他為我安排住宿，帶我到知本溫泉，晚上還辦歡迎宴會，還邀我去參加村裡婦女的「歌舞會」³²，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而且，隔天早上還在百忙之中抽空為我搬運我厚重的行李，並和夫人到台東火車站送我。BaLi 桑這份恆久不渝的友誼深情，令我感佩不已。我真不敢相信那位健康硬朗的 BaLi 桑已經過世了，我實在感到無比的惋惜。不過，這也許是天命吧。夫人及各位家屬，為了 BaLi 桑，請務必注意身體的健康，長命百歲。BaLi 桑，敬請安息！³³

另一篇紀念文章，是陸森寶台南師範的學弟杉田市郎寫的，收在他的文集《足跡》（《あしあと》）一書中，篇名題作「バリワクス先生のこと」：

平成三年十二月下旬，我收到一封寄自台灣台東市署夏蓮的來信。信封上的確是寫著我的地址，但是我對這位名為夏蓮的人卻毫無印象。打開信一看，驚覺這竟是台灣友人陸森寶老師的訃文，而夏蓮正是陸夫人之名。陸老師是中國系台灣人從大陸渡海遷台之前，就已經住在台灣的道地原住民，他是卑南族人，和我曾共事過的古仁廣老師³⁴一樣都是台南師範學校畢業的學長。每次到台灣他都會來看我，我也曾到老師府上拜

³² 可能是七月份收穫祭部落婦女的樂舞吟唱；也可能是陸森寶特別安排的部落歡迎會。

³³ 書信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的簡月真教授翻譯。

³⁴ 古仁廣先生也是南王部落的卑南族人，曾任南王國小校長。

訪過，相談甚歡。他沉穩地說著一口高雅日語的神采容貌，總讓人想到日本古代剛毅正直的武士。酒意微醺，興致一來，會以口仿奏三味線吟唱都都逸³⁵。他，就像個道地的日本人！

我們平常都稱呼他森 (moLi) 老師，不過，在體育與音樂等方面，其族名「BaLiwakes」比日本名更為有名；所以，我們又愛又敬地稱他為「BaLi」老師。老師是天才型的音樂家，他將許多數百年來口傳至今的卑南古調，編成人人皆能吟唱的歌曲，這是老師的一大功績。

我們上回造訪台東時，老師召集了南王的婦女朋友們，身穿傳統服飾，以舞蹈盛大地歡迎我們。才剛與老師談笑共度美好時光，現在卻接到老師的訃文，讓我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夫人信中提及，我們回日本之後，老師前往住在台北的兒子家，之後便病倒溘然辭世。我感到萬分的遺憾，失去了一位通曉日本的重要友人，我忍著悲傷，在此虔誠地為他祈冥福。³⁶

兩份來自日本的資料，充分證實陸賢文對父親在台南師範學院傑出表現的讚嘆，並非是對先人的溢美吹捧，而是確有所本。日本友人至少見證了陸森寶在台南師範時期，兩項特殊的才華和他那獨特的人格特質。

4、風的速度，歌的旋律

雖然自幼瘦弱，總是讓疼愛他的父親有理由阻止他去做一些事；但毫無疑問地，陸森寶在體能方面，有著無法壓抑的潛力。果然十七歲一進入台南師範，他在體育方面的天份，立刻展露光芒，引人注目。日本帝國的教育，相當重視體能和身體威儀的養成。從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中間經過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對中國的長期用兵，最後終於在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據台的五十年，事實上都是處在一種軍事擴張的狀態。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除了短暫一段時間由文人

³⁵ 「三味線」(shamisen) 乃日本傳統撥弦樂器的一種，用貓皮或狗皮製作的三弦琴，以撥手彈奏。「都都逸」(dodoitsu)，為日本傳統大眾歌謠的一種，於酒席等助興時吟唱，以三味線伴奏。歌詞簡短，採七音句—七音句—七音句—五音句的方式呈現，多為情歌。本註由簡月真教授譯註。

³⁶ 本文由簡月真教授翻譯。

執政外，歷任的總督幾乎都是軍事將領出身，這當然會反映在帝國政府的教育措施和國民性的形塑上。按大正十一年（1922）新修訂的「台灣教育令」，師範學校的課程中，「體操」每週的教學時數為三小時，六年不變，乃語文相關課程外份量最重的科目。大正十五年（1926），亦即陸森寶考進台南師範的前一年，總督府又修訂了師範學校的課程規則。體育時數明顯提高了（五小時、四小時），而且根據教學內容，男生體育課程中，增設擊劍及柔道；普通科第五學年和演習科教育實習課則增設三小時的軍事講習。正是這樣一種「尚武」的教育氛圍，使得像陸森寶這樣的原住民，有機會嶄露頭角，並受人尊敬。

底下我們不妨藉家屬所提供的照片及文物資料，對陸森寶在台南師範時期的運動表現作一番巡禮。

一進入師範學校，陸森寶的運動潛力顯然就被老師們發現，很快地加入學校的田徑隊。不過，陸森寶在學期間運動生涯的巔峰，應該是在他普通科五年級和演習科的那一年。昭和六年（1931）十月二十五日，他在台南師範學校校友會主辦的第十一回運動會上，分別打破了四百公尺和八百公尺賽跑、以及八百公尺和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的大會紀錄。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一萬公尺賽跑，獲乙種賞牌。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校友會第十二回運動會上，他得了四百公尺冠軍，其隊伍並再次刷新八百公尺、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賽紀錄。昭和八年元月，也是陸森寶在校的最後一年，他不但獲得了長距離賽跑的獎項，也在柔道方面有所表現。由於他打破多項紀錄，因而成了學校「Apollo」選手的成員（圖4）。他破四百公尺紀錄最後衝刺的鏡頭，以及和隊友破八百公尺、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的雄姿；不但流傳於前後屆的師友之間，也贏得大家的祝福與尊重。琳瑯滿目的獎牌，記錄著陸森寶在南師既多彩又輝煌的歲月。事實上，在他畢業之後半個世紀的教書生涯裡，他一直擔任體育老師，也熱心推動部落的體育活動。

南師求學的階段中，陸森寶另一個令人驚訝的表現，是他在音樂方面的稟賦。如果體育像「風」（卑南話「baLi」），則陸森寶「BaLiwakes」的族名，正好反映了他「閃動如風」的一面。但這畢竟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的同學盛福秀和學弟杉田市郎都提到了這一點。學弟甚至稱譽他是天才型的音樂家，他不但將族人的古調加以模擬創作，也可以在微醺之際仿奏三味線、吟唱都都逸，

而且還能入木三分。家屬們提到初入台南師範唸書的陸森寶，一接觸鋼琴便迷上了它，並終生不渝。大兒子陸宗獻提到過父親的樂器，他說：

記得我父親有許多樂器，有洞簫、吉他以及很多可以演奏的樂器。雖然父親有吉他，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彈奏，因此那些樂器就成為我的玩具了。有一天，知本天主堂的外國神父要回國了，他留下了一台鋼琴要賣，我父親用七萬塊買下了那部鋼琴。不過後來聽說，那七萬塊錢也是教友們湊錢所樂捐的。³⁷

這架鋼琴後來也成了陸森寶創作或家屬聚會時重要的工具。據說，在台南師求學期間，他總是盡一切力量利用空檔時間勤練鋼琴，也因此引起師長們的注意。許多跡象顯示，陸森寶中晚年以後源源不絕的音樂創作才華，根基大都奠定於這段時期。我們可以想像做為一個運動場上的風雲人物，又有那麼重的功課壓力，而一週也只不過有一到兩個小時的音樂課程，若非強大的吸引力和相應的天份，他是不可能在這方面有所成就的。事實證明，他做到了，他不但成了學校音樂會上的鋼琴伴奏或獨奏，也在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鳩彥親王來訪時（圖 5），在他面前演奏鋼琴。請注意，這離陸森寶入學（四月一日）不過是七個多月（十一月十一日）的時間而已。除非有過人的才氣，我想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子女，除了次子陸誠惠承襲了父親體育方面的天賦外，三子陸光朝不但是一位專業的鋼琴調音師，也是台灣少數擁有製作小提琴技術的人；而小兒子陸賢文，是很好的吉他手，音樂方面的造詣，令人很難不想起他的父親。孫子輩中，音樂血脈豐沛；金曲獎最佳作曲獎、最佳國語男演唱人獎（2000，第十一屆）、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2007，第十八屆）得主陳建年，即是突出的代表例子。

其實台南師範時期最令人好奇又感佩的，並不單是陸森寶在體育和音樂方面的外顯表現，他那高度自制、平衡又沉穩內斂的人格特質，似乎在當時已經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成熟。他能調和自己閃電如風的體能（動）和細膩理性的音樂靈魂（靜），實在不是一個浮躁、驕傲的年輕心靈所能做到的。他的同學盛福

³⁷ 見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 21。

秀說他：「個性溫厚篤實又有愛心，深受全班同學的尊敬。」事實上陸森寶終其一生，不論是對妻子、兒女、學生或朋友，始終懷抱極度的謙虛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他所有周遭的人對此都有強烈的印象和經驗，並口徑一致地做出證言。他的自制、平衡和沉穩，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自以為是或過度嚴肅的人。孩子們說他愛說故事、會說笑話，並擅於化解衝突；看來幽默感似乎也是他人格特質中不可分割的一面。南師時代他喜歡和同學出遊，甚至脫光衣服在台南海灘耍寶（圖 6）。直到晚年，他始終保持和部落族老親密的往來，在大獵祭（mangayaw）的獵場，也在知本溫泉露天的澡池中（圖 7）。

或許我們仍然可以追問，產生在陸森寶身上的人格特質，有多少來自他的父親阿肋達帕斯？有多少來自他的部落教養？又有多少來自帝國的學校？每一個人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各式各樣的緣會條件，都可能是形塑我們人格的力量。只是有人可能偏執於一方，有人可能將各方力量相互抵銷甚至對立；當然，也有人有這樣的才情與福份，集合各方正向的力量，把他所屬的時代的光彩，虛懷領受並活出在他的人格之中。BaLiwakes，或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世俗價值中的成敗榮辱，在此已經不是我們該當去斤斤計較的事。他這樣告訴他的大兒子，也這樣告訴他的三女兒。他帶領樹立榜樣，讓我們看到人格的力量。

四、神聖的禮讚

1、從帝國到民國

和大多數接受帝國師範教育的原住民學生一樣，在他們求學的那段時間，也正是部落開始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刻，而他們畢業後的工作，就是要站在第一線去貫徹帝國對部落的改造意志。陸森寶於一九三三年從南師畢業，從那時起到日本戰敗（1945），他有將近十四年的時間一直在新港一線的阿美族部落任教。先在新港公學校（1933～1938），之後轉任寧埔公學校訓導（1938～1941）。一九四一年回任新港公學校，並擔任新港庄新港青年學校指導員。一九四三年接任小湊國民學校訓導，直到戰後。這長達十三、四年的時間，他完成了和陸夏蓮女士的婚禮（圖 8），生下了大女兒陸彩英和二女兒陸素英、

三女兒陸淑英。一九四一年被認定為「國語家庭」，並於同年從「バリユワクス」改名為「森寶一郎」。

資料顯示這段時期的陸森寶，是一位相當稱職的師長，他指導學生音樂、相撲、體操和棒球，皆卓有績效。昭和十九年（1944），他所任職的小湊國民學校還成了台東廳小學體操示範學校。他那與人為善的性格，不但冒險救過將溺斃的同胞，也贏得許多海岸線阿美族人恆久的友誼。他的四女兒陸華英就有這麼一段回憶：

我又想到一個很溫馨的故事，是發生在父親身上的。記得民國七十一年左右，我父親到台東成功鎮拜票，因為父親在為某一位候選人拉票。成功鎮是台東縣很偏遠的鄉鎮，當父親來到成功鎮時，他發現有很多白髮皤皤的老人家，也前來歡迎家父的到來。父親覺得奇怪，後來經過領隊介紹之後，父親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老人家都是父親在日本時代的學生。因為父親二十三歲剛從台南師範學校畢業時，曾經來到成功國小教書，就是今天的成功鎮三民國小，而這些老人就是當年的學生。

這些老人說，前兩天有人告訴他們陸森寶老師要來，他們聽了都非常興奮，大家都很想來看看這位闊別四十多年的陸老師，看他現在長什麼樣子？結果今天一看，發覺陸老師還是很年輕，至少比他們還年輕。父親聽了笑起來，就回應他們說：「因為陸老師今天有染頭髮，而且又配上一條很漂亮的領帶，所以當然比各位還年輕。」這些老人又說，他們平時每次提到陸老師的時候，腦海裡就浮現出許多美好的記憶。他們還記得陸老師曾經帶他們去遠足，他們最喜歡遠足了。後來有一個老人家也講話了，他向父親報告說：「陸老師，我很感謝你以前教我數學、自然……等科目。可是那些科目我早忘光了，不過有一件事我倒沒有忘記，就是當年你講的每一個故事我都沒忘記，直到今天，我還能夠講述給我的孫子們聽。」為了表示他所言不虛，他又立即重點式地舉出兩個故事。我父親聽了哈哈大笑，父親說自己已經不記得了。³⁸

³⁸ 見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6-7。

陸森寶早期最用心培養的部落歌手吳花枝(hanay)，後來也嫁到長濱，認識許多成功、長濱一帶的部落耆老，她說只要一提到「moLi」(森)老師，大家都印象深刻，並表示懷念。當然我們不能因此獨斷地認為海岸教書的這段時期，陸森寶遺忘了他的部落。不過，從他結婚的形式、居家的服飾、國語家庭的殊榮，以及申請取得日本姓名等種種跡象來看，帝國的身體，顯然取代了他部落的身體，這正是日本殖民政府遠遠高明過滿清政府的地方。我們身體的語言、生活的品味、人格的美感經驗，幾乎都被置換掉了。

隨著中日戰爭爆發，一九三七年起日本進入「戰時體制」，經濟的型態一切以支援作戰為總目標。部落裡開始有人志願到中國戰區作戰。一九四一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全國陷入全面作戰狀態。日本徵集了八回的「高砂義勇隊」，赴南太平洋作戰，我們的父執輩不少人或自願或被迫參與了這場慘烈的戰爭。部落的婦女在面對和親人生離死別的那段歲月裡，傳誦著許多不知作者是誰的離亂歌謠，藉以寄託無常的命運。據我所知，這些歌謠不但成為部落裡五十歲以上的人的共同記憶，也是陸森寶極為喜愛的歌曲。唱這些歌，對那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既矛盾又蒼涼，歌聲彷彿是那充滿母性的「部落」，寬厚地擁抱並原諒她那既傲慢卻又即將面臨崩解的「國家」。這是陸森寶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所要面對的第二波巨變。

第一個國家(日本)被第二個國家(中華民國)取代了。陸森寶他們好不容易花了三十年時間內化學習的「第一個國語」，被迫歸零，再度跌入「失語」的狀態³⁹。民國三十四年(1945)日本戰敗投降，三十八年國共內戰的結果，國民黨政府倉皇遷台，原住民重新面對另一個扭曲、虛偽卻又極端「真實」的「國家」與時代。

戰爭結束時，陸森寶和其他人一樣暫時留職小湊國民學校。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東「接管會」派同部落卑南族前輩鄭開宗為台東農業專修學校校長。民國三十五年學校遷至今康樂里，九月改制為台東縣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在鄭開宗的力邀之下，陸森寶由小湊國民學校轉台東農校，任音樂和

³⁹ 孫大川，〈不再被歸零的國語〉，收入「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手冊序言，2005。

體育老師。次年七月鄭開宗辭職，由另一前輩陳耕元接任。對陸森寶來說，鄭開宗和陳耕元皆是提拔他的恩人，終身感激。陳耕元於民國四十七年因車禍喪生，英年早逝。次年由陸森寶一手訓練的農校棒球隊獲縣長杯優勝，特別捧出陳校長遺照合影，以表追思。之後，陳耕元次子陳建年從政，由縣議員至省議員，陸森寶一路支持。

因於這樣的轉折，陸森寶遲至民國五十一年才從農校退休。一來體育、音樂課可以不太用到新的國語（漢語）；二來剛上來的新生，大都生在日據時代，皆略通日語，而台東農校後來被定位為以原住民公費生為主的學校，教學上仍有其方便之處。他的學生天主教的曾建次輔理主教（卑南族）這樣描述當年陸森寶上課的情形：

陸老師非常客氣，從來不罵學生。學生在底下搗蛋，他就站在那邊很忍耐的等，看他們什麼時候吵完。在他那樣的一個年齡，當然國語（中文）的表達不很流利。因此，能說的他盡一切力量表達，說不出來的他就用帶動的，反正體育課就是要大家跑、大家跳。⁴⁰

自己的「國語」被歸零，這對一個被培養要去推展國語（日語）的教師來說，當然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尤其是那些仍留在國民小學的前朝遺老，情況更是不堪，他們被迫要去教導一個他們完全不會的「第二個國語」。也就因為這樣，他們沒像陸森寶那麼幸運，大都很早便離開教育的崗位。比如知本部落的陳實，民國三十九年選任台東縣「平地山胞」縣議員，四十一年短暫回校，四十四年退休，務農。陳重仁，民國四十四年退休，務農。南王部落的王葉花，民國三十九年選任台東縣「平地山胞」縣議員；之後，居家。下賓朗部落的孫德昌，民國四十三、四年左右從賓朗國小退休，務農。而南王部落的鄭開宗，民國三十六年辭去農校校長之後，轉任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技正，未再回到學校體系。

這些受過現代教育的第一代卑南族知識分子，因為政治的因素，他們的前半生和後半生是斷裂的。更令人傷感的是，他們大部份的子女也因「第一個國語」被歸零，從ㄅ、ㄆ、ㄇ、ㄉ開始，學會的是新的「第二個國語」，不但族語

⁴⁰ 曾建次主教訪談記錄，2007年7月17日，台東。

能力喪失，也無法用「第一個國語」和父母交談；世代間也斷裂了。他們當中有的抑鬱以終，有的默默傳承文化，有的熱心宗教，也有的成了酒瓶的俘虜。這是一百年來，台灣原住民最悲慘的人才耗損。

2、退而結網

和其他部落的知識分子完全不同的是，面對時代的巨變和斷裂，陸森寶採取的是一種「積極」的「守勢」。說他是「守」，因為他聆聽自己本身性格的召喚，堅持以「謙退」做為立身處世的原則；說他「積極」，是因為在那巨變籠罩的後半生裡，他發揮自己音樂的才華，用歌來「結網」，藉以穩定自己和族人倉惶不安的靈魂。

陸森寶在世的時候，曾受到王葉花在台北任教的女兒王州美的鼓舞，整理過自己的作品，並附一篇短序：

一般地說，原住民（山地人）熱愛歌唱，自古以來每逢喜慶，便立刻著裝打扮，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這是表達歡樂的最高方式。原住民的歌曲附有歌詞的很少，而以無詞義的 naLuwan、iyahei、iyahu 來唱的居多。我作曲作詞希望族人唱歌的理由是：我們的年輕人大都遺忘了「山上的話」（族語），而山上的話包含著「paLakuwan」（會所）的訓魂（斯巴達教育）。當自己作的曲子，在眾人中或教會裡被歌唱的時候，我感到無限的欣喜，這是我作曲作詞唯一的安慰和樂趣！我也會藉用他人的曲譜來作曲，我認為能被人利用也是好的。我並不想在市面上特別在音樂界擴大出版自己創作的歌曲。我想，我還沒有這個資格。「把你創作的歌送過來吧，用日語或原住民語都可以。」王州美老師這樣勉勵關懷我，藉此深表謝意。就這樣，我將村子裡大家常常唱的曲子和聖歌，集中挑選自己喜歡的幾首，試著寫出來送過去交差。⁴¹

卑南族傳統的古調，的確大都有歌無詞（naLuwan），詞往往是在當下依情境填唱的。我常懷疑這是一個不用文字的民族，對「歷史」特殊的處理和體驗的方

⁴¹ 序文由陳雄義翻譯，我略作文字上的修飾。

式。「naLuwan」是虛的框架，猶如一條流動的曲線（歌曲的曲）；它協助填唱曲子的人，將自己當下的情感、經驗和意念，引入一個特定的、用曲調拉出來的時間序列，「歷史」在「當下」被捕獲。它不是過去資料的堆砌或記憶，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大事件或他人的事，它是我們存有的一種形式。唱歌因而是不用文字的原住民參與歷史、體驗歷史的一種手段。當原住民聚集在一起「naLuwan」的時候，正是大家一同進入「歷史」相遇、分享的時刻，而祭儀則是其神聖的表現，它將相遇、分享的範圍從「人」的層次，擴大、提升到整個自然宇宙的高度。這也正是陸森寶喜歡聽眾人唱他的歌，也慷慨的歡迎大家利用他的歌的原因。音樂的本體是沒有版權的。

在他充滿謙懷的序裡，陸森寶坦承自己作詞作曲是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他希望正在遺忘自己族語的年輕人，藉他的歌找到「山上的話」，從「山上的話」找到回「paLakuwan」的路。換句話說，陸森寶重新回到卑南族的樂教傳統，召喚年輕的一輩一同來唱歌，贏回自己當下切入「歷史」的能力，搭蓋一個全新的「paLakuwan」，一個能讓「原初的國語」（族語）、「第一個國語」（日語）和「第二個國語」（漢語）可以對話、分享的場所。

既然唱歌不單是休閒娛樂的事，同時也是某種歷史參與的方式；那麼，我們在看待陸森寶的音樂作品時，就不能只從音樂創作本身的角度來看。他說面對音樂界，特別感到沒有資格出版自己的作品。深一點想，這似乎不完全是謙虛之詞，因為他的創作講明了是為讓年輕人找回「山上的話」，它有強烈的文化與歷史指向。

目前有關陸森寶作品的集結，我們手上有三種：

- (一) 陸森寶親筆手抄本《山地歌》。那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的集結本，有陸森寶的序，應該就是前文所提應王州美的要求整理的，共收錄二十四首歌。
- (二) 天主教會版的《群族感頌（卑南族）》，是曾建次神父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編輯完成的。內頁並標明：「謹以此歌本紀念陸森寶老師（baLiwakes）對卑南族天主教聖歌及族內民謠之貢獻」。這是彌撒經文和聖歌的合集，目錄共收七十三首歌，以陸森寶之名刊出者共四十四首。

(三) 陸賢文彙編，《陸森寶創作曲》，分兩大部份：A 民謠、B 聖歌，但合訂成一本，有陸賢文所繪的可愛插圖。按目錄，民謠十八首、聖歌二十五首，共計四十三首。

比對這三種版本，無論從歌名、記譜、族語拼寫、中文翻譯、創作年代和背景的考訂等等，都是一件充滿挑戰性的工作，需要另一篇論文來處理。我們此處仍必須將焦點拉回到傳記主軸上，嘗試分析這些歌曲創作和陸森寶生命及其所屬時代的關聯。

從陸賢文採錄的四十三首父親的作品來看，陸森寶的音樂創作開始於一九五〇年代，一九七〇年代初因信奉天主教，是他作品轉變的分水嶺。晚年（一九八〇年代）的作品返回五〇年代部落的主題，只是顯得更質樸、更虔敬。

戰後，陸森寶和其他許多同世代的知識分子一樣，紛紛回到部落。大部份是因為被迫退休，而返家務農。陸森寶則是從小學教員，轉任中學（台東農校）老師。他雖仍住在卑南舊社，但常常就近關心並熱心參與南王部落的事務。他五〇、六〇年代的作品，反映了那個時期部落的實際狀況。

在手抄版、天主教版和陸賢文版當中，都收錄了「卑南王」這首歌，歌詞分兩段：

(1) na kinakuakua , na mutungayingayi ;

那 被稱述的，那 成為傳說的；

na paLaLadam , na patakake si ,

那 教導者 ，那 傳授者；

Da wawumayan , Da sasaLeman ;

(教我們) 耕田，(教我們) 插秧；

amawu la i emu i pinaLai .

他就是 先祖 比那來。

ta Dungulaw ta DaLiyaw mulepulepus ,

接續起來，貫穿起來，直到永遠，

tu kakuwayanan kanDi pinaLai .

這是比那來樹立的傳統。

(2) semekasekaD , mukiDayayan ;

擴展 ，向西邊；

pudaLadaLan , Da benabaLis ;

開闢道路 ，為了能改變；

tu kiyalimayai , tu katalimayai ;

(我們) 仰仗他，(我們) 依靠他；

amawu la i emu i pinaLai .

他就是 先祖 比那來。

ta Dungulaw ta DaLiyaw mulepulepus ,

接續起來，貫穿起來，直到永遠，

tu kakuwayanan kanDi pinaLai .

這是比那來樹立的傳統。⁴²

「卑南王」歌詞的內容牽涉到康熙時代卑南族的英雄人物比那來 (pinaLai)，值得注意的是：比那來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偉大的戰功，而是因為他敞開心胸接受新的事物，耕田插秧、修橋鋪路；他樹立的「傳統」是一個「開新」的傳統。這種「辯證」(dialectical) 的處世哲學，一定給身處雙重巨變的陸森寶很深的啟發，並做成歌拿它來鼓舞自己的同胞。我們發現，陸森寶戰後至一九七一年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的二十五年中間，創作的題材大都圍繞這此一主題而展開。此外，這段時期，陸森寶也用歌記錄了部落發生的重大事件。比如〈頌祭祖先〉，反映了南王部落於一九五八年前往知本附近的「發祥地」(panapanayan) 分出兩株「神竹」，迎回部落祭祀的行動。而〈美麗的稻穗〉和〈思故鄉〉，則分別模擬「八二三砲戰」時，故鄉親人和金門馬祖前線作戰的卑南族子弟複雜的心緒。這些歌不但保留了大變動時代的記憶，也安慰了族人生離死別的悲痛。

⁴² 底下本書所引用的詞曲，我都參考三種版本並重新校訂；歌詞部份亦大都重譯過。

3、皈依天主教

帝國學校的教導，還集中反映在陸森寶身體威儀的表現上。和許多受過完整師範教育的上一代原住民知識分子一樣，陸森寶相當重視日常生活中的儀節和儀態，彷彿是帝國威儀在他身體上的具體展現。一九四五年帝國戰敗，台灣原住民被迫重新接受另一個「國家」；他們的第一個國語（日語）也被迫歸零，從頭學習他們的第二個國語（漢語）。這對正值盛年（三十五歲）的陸森寶等人來說，當然是生活和人格上巨大的斷裂。陸森寶雖然幸運地延遲到一九六二年才退休，但是部落快速的資本主義化，微薄的薪水，要養活八個子女的成長，真是談何容易。從子女事後的訪談，證實陸森寶一家人長期深受生活窘迫的困擾。退休之後，沒有固定的收入，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又不習慣農田的事物，種種生活壓力便接踵而來。要維持第一個國家留在自己身上的威儀和尊嚴，顯然愈來愈不可能了。生活的重壓，因而也同時成了人格的重壓。

戰後對原住民最大的衝擊還是現實的經濟生活。大量的漢人進入部落之後，不諳「第二個國語」和種種「法律規章」的原住民，在那前後兩個國家交替，許多權利義務關係混亂的年代裡，原住民很快地喪失了自己本來可以擁有的優勢；尤其在貨幣遊戲的技倆上！原住民往往吃了大虧還不知道原因在那裡。三女兒陸淑英描述早年家裡的經濟狀況說：

我父親在這一條創作歌曲的路上，其實走得很辛苦，因為在生活中有許多困難阻礙他繼續創作。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我想最大的困難應該是債務的問題吧！我的父母親都是老實人，他們不喝酒、不抽煙、也不賭博，可是他們所生的八個孩子卻常常生病。那個年代生大病是很頭痛的問題，因為當時沒有勞保這一類的制度，所以全部的醫藥費都要由自己來承擔，有不少家庭因為如此而變得一貧如洗。我父親雖然是學校的老師，但是當時老師的薪水也是很微薄的，當時的社會有「窮教師」這樣的說法，表示老師的待遇也僅能夠糊口而已，賺不了什麼大錢。

為了應付家裡的各項開支，我的父母親不得已，才向一些有錢的大老闆借錢。但沒想到這一借之後，才發現這筆債務似乎永遠無法償清。後來

才知道原來是高利貸的關係，難怪償還一筆又有新的一筆，光是追逐這些利息就已經令人快要窒息，我的母親曾因此而病倒一年。

總之，我們家裡的經濟情況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全家人必須不停地工作。我們家裡有養許多豬，但是這些豬都是要賣出去的，不是要宰來自己吃的。我們家裡有幾塊田地，田地會依照季節而種植不同的農作物，我們會種稻子、甘蔗、大豆、白菜、茄子等等的農作物。白天我們可以到學校唸書，但是放學之後，我們全家老小都要一起工作，就是處理那些從田裡搬運回來的農作物，我們常常工作到很晚才有得休息。⁴³

這種經濟狀況，其實是原住民社會的通例，許多家庭的土地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拱手讓人⁴⁴。不過，這樣的經濟壓力，不論在實際生活上或在人格尊嚴方面，一定讓陸森寶有很深的無奈，他對妻子的忍讓，多少是帶著歉意的。三女兒在訪談中提到米店老闆來催債，父親躲起來避不見面的情形。依陸森寶的個性和行事風格，實在很難想像他當時的心情。而八個子女成長的歷程亦頗多風雨，身體狀況都不怎麼好。小兒子陸賢文三歲左右得小兒麻痺症，他最寄望的大兒子陸宗獻高中時代也深受精神疾病之打擊。陸宗獻曾自責地說：

自從父親過世之後，我才深深感受到自己根本沒有學到他任何一項優點。兄弟姐妹裡，我相信我是最讓他頭痛又憂心的孩子，從小到大一直都是。我沒有忘記父親曾經告訴我們說：「我所教育的孩子絕對不會變壞，因為我自己做給他們看了。」父親可以說是標準的「身教家」。每次想到父親所講的那一句話，就更加深我心中的罪惡感。我時常覺得我的行為讓我父親失望了，讓我的兄弟姊妹蒙羞，讓我的家族擔心。其實，我有好幾次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自從我高中患了不定期憂鬱症精神病之後，就讓我的人生開始走向黑暗。好幾次我跟父親哭訴，父親也非常虔誠地為我禱告、打氣加油。可是，每次發病之後，就讓我愈來愈不相

⁴³ 見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9。

⁴⁴ 參見孫大川，〈碾米廠的門檻〉，收於《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台北：聯經，2000)，頁17-19。

信神的祝福。我覺得自己愈來愈自卑，愈來愈沒有自信，不管在工作上或是人際關係上都逐漸自我封閉。⁴⁵

現實生活中點點滴滴這些令人憂煩的事，即使陸森寶一向是一個力求平衡、自持的人，恐怕也會感到脆弱無助。一九七一年聖誕夜，在南王本堂神父賀石(Hans Huser)的授權下，由即將晉鐸的卑南族準神父洪源成為陸森寶施洗，聖名斯德望。那一晚，大兒子陸宗獻也一同領洗了。我們雖然不能說陸森寶的入教，完全是為了大兒子，但兒子的情況的確不是一般藥石所能處理。有時兒子晚上不能睡覺到處亂跑，老父親只能尾隨在後，一方面擔心他的安危，另一方面也顧忌別人的觀感。三女兒陸淑英在訪談中，揣摩父親的心情說：「所以，從那個時候他為什麼很虔誠的信天主教，因為心裡很難過嘛，自己的孩子變成這個樣子。他幾乎天天祈禱，也請我們的親戚來家裡祈禱。他已經無路可走了嘛，還能怎麼辦呢？」⁴⁶從世俗的眼光來看，或許陸森寶為了維持自己整個人格的統合與平衡，必須尋找一個更高、更超脫的力量，使他能夠走出死蔭的幽谷。之後，一個清楚的轉變是，陸森寶不但未曾離開過教會，聖經的道理和堅定的信德，也變成了鼓舞自己兒女的力量泉源。

皈依天主教的另一個影響是，一九七一年之後陸森寶的音樂創作幾乎都和教會有關。六〇年代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結論之一，即鼓勵並積極推動教會的「本地化」工作。瑞士籍的本堂神父，不但學會了卑南語，也吃檳榔，還參加部落的祭儀。當時賀石神父推動了兩項影響部落極為深遠的工作：(一)彌撒經文、主日讀經和聖歌的「卑南化」。(二)辦理「儲蓄互助社」業務。

在此之前，部落的彌撒經文幾乎完全沿用大陸的文言文。「天主經」(主禱文)的內容是這樣的：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又不
我許，陷於誘惑。乃救我於凶惡。阿們。

⁴⁵ 見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22-23。

⁴⁶ 陸淑英訪談記錄，2007年5月25日，花蓮。

「聖母經」則如此：

萬福，瑪麗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天主聖母瑪麗亞，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阿們。

兩首經文，與其說是唱不如說是誦唸的方式，類近佛教的唸經。更不可思議的是那麼古奧的文言文，不要說原住民，即使是漢人也不一定看得懂。不過，部落族老還是虔虔誠誠的在每台彌撒中誦唸如儀。意思懂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主懂我們的意思就好了。不僅如此，彌撒祭儀最核心的「成聖體」的部份，我們還得用拉丁文應答。梵二以後，教會禮儀的改革，就是要從這些地方著手。記憶中我的表舅、也是陸森寶南師的學長孫德昌入教後，即參與將主日彌撒的程序和讀經用日文片假名翻譯成族語的工作。而聖歌方面，則完全落在陸森寶肩上。在他全力投入的情況下，陸續完成了整個彌撒曲，從「進堂詠」的〈頌揚上主〉、〈基督為王〉(〈歡喜的日子〉)，順著〈上主垂憐〉、〈光榮頌〉、〈信經〉、〈奉獻〉、〈聖聖聖〉、〈信德奧跡〉、〈天主經〉、〈天下萬國〉、〈天主羔羊〉、〈除免世罪〉，到「禮成式」的〈耶穌基督〉、〈天主之母〉，族人終於有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信仰語言。每首歌不但充滿卑南族音樂的元素，配合譯出的族語用詞，也為卑南語的「神學」語彙，提供豐富的研究基礎。當中〈上主垂憐〉、〈聖聖聖〉、〈天主羔羊〉完全擬卑南古調編創，深受族老們的喜歡。

賀神父另一項重點工作，是在南王堂區設立儲蓄互助社，這是一種寓小額貸款於儲蓄的互動機制，藉大家的力量幫助大家。他一方面培訓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舉辦各項說明會，協助大家了解整套制度。陸森寶不但成了互助社忠實的社員(圖9)，還特別為它寫了兩首歌。第一首歌〈讚揚儲蓄互助社〉改編自日本歌謠，有奮戰的節奏。內容強調單獨一個人、少數幾個人的力量很小、成就很慢，鼓勵大家團結、互助，擺脫困窘，榮耀 puyuma。這首歌，後來也成了南王儲蓄互助社的社歌。陸森寶過世那年年底，互助社特別將歌詞連同簡譜製成紀念座，以誌不忘。第二首〈達到六千萬〉，寫於一九七七年。那一年南王互助社的股金累積到三千萬元。為鼓勵大家再接再厲，陸森寶寫下這首歌，要求族人向六千萬邁進。

卑南族的天主教會裡，還有一件盛事：經過多年修道的考驗，知本兩位青年洪源成、曾建次，終於在一九七二年晉鐸，陸森寶作曲紀念：

(1) ta Diyan masasangaLa mapiyapiya ,

我們來 歡慶 全部

pinu apuTan pinakabuLai la iDi bangesar ,

已戴上花環 已著裝 了這個 青年

amawu na tinuDu na pinubatiyan ,

是 那 被指定那被預許的

chen-sen-hu , ta kuwarenangan ,

曾 神 父，我們 將跟隨的

muyisaT na kangaLadan i punuyumayan .

提升 名聲 卑南族

我們同來歡慶，

已為這個青年

戴上花環，裝扮完成。

他是被指定，被預許的；

曾神父，我們要追隨的

(因為你) 卑南族的名聲被舉揚。

(2) ta Diyan senasenayai mukasakasa ,

我們來 歡唱 一同

pinu irisan pinakabuLai la i na pinamiLi ,

已戴上羽毛 已著裝 了 這 被揀選者

TinuTuwalan la ta pakakalangan ,

已開 了 我們的 道路

hong-sen-hu , ta kilengawan ,

洪 神 父，我們 要聽從的

semanan na kangaLadan i punuyumayan

光耀 名聲 卑南族

我們同來歡唱，

已為這個被揀選的

戴上羽毛，裝扮完成。

我們的道路，已被打開；

洪神父，我們要聽從的

(因為你) 卑南族的名聲被照耀。

(3) ta Diyan uwarakanai inuwaDukan ,

我們來 歡跳 聚集

pinukiruwanan pinakabulai la i na pinaragan ,

已著裝 已裝扮 了 這 祭司

pinasenanan la ta uwabakaran ,

光照 了我們 成長

chen-sen-hu , hong-sen-hu ,

曾 神 父，洪 神 父

muLiguwa na ngaLad mulepulepus .

讚頌 名聲 永遠

我們同來歡跳，

已為這祭司

著裝打扮。

我們的前途，已被光照，

曾神父，洪神父

光榮名聲直到永遠。

將神父形容成被預許、指定、揀選的「ragan」(部落祭司)，用花環、羽毛裝扮他們，並圍著他們歡唱起舞。整首歌的語言和意象，幾乎是「會所」(paLakuwan)的疊影。陸森寶用音樂實踐基督信仰的本地化。

4、paLakuwan

和所有傳統的卑南族少年一樣，即使在充滿渴望地接受「第一個國家」的所謂「現代教育」的同時，陸森寶一直沒有忘記他的「paLakuwan」。後來青壯年時期出外求學並輾轉於花東海岸一帶教書，比較疏遠於自己的部落傳統；但一九四五年一返回家鄉，他又立刻投入部落的工作，用音樂寫他的 paLakuwan。學生曾修花提到當年為歡送畢業學長，陸森寶特別創作了〈卑南山〉這首歌，勉力大家要以自己是卑南族、台東人為榮，歌是這樣寫的：

(1) aDenan i kama'iDangan , atengal i kapuyumayan ,

山 古老的 ，峰 卑南的

temabang i kababuDulan , temungul i diladilang .

眺望 蘭嶼 遙指 關山

amawu na mingaLad i kaLaLawuDan ,

是 那有名望的在 東方

amawu la na kimangangayi la

是 那 被傳誦

kaDiyu kan emu i kinaDiwan .

在那 祖先 的地方

古老的山，puyuma 的山

眺望蘭嶼，遙指關山，

它是那在東方有名的

被祖先傳誦的地方。

(2) pakasaT Da kalikuTeman , buLai tu inudawayan ,

之上 在 雲層 ，美麗它的 形狀

temabang i kadaibuan , temungul i marangesat ,

眺望 大武山 ，目看 天際

amawu tu dinawai kan demawai ,

是 製造 創造者

amawu tu pinakababuLai kanta

是 美化 我們

kaDini i makaLawuD .

這 東方

在雲層之上，姿態雄偉

眺望大武山，極目天際，

它是造物主的傑作，

為美麗我們的東方。

台東有山有海，是造物者和祖先眷顧的地方，這是陸森寶反覆傳達的主題，他有堅強而明確的部落認同。即使在他入教之後，從他創作的歌曲內容來看，他的 paLakuwan 信念和他的天主教信仰之間似乎毫無扞格之處。精通卑南語、日語的曾建次輔理主教說：

我實在無法了解陸森寶為什麼可以將天主教和我們的傳統信仰，連繫的這麼自然又天衣無縫，唱他的歌、揣摩他的歌詞，感覺不到有任何的勉強。⁴⁷

在我看來，陸森寶之所以能夠進出、來去自如，是因為他是一位良善心謙又心思單純的人。我不知道這裡有什麼高明的理論，可以拿來分析這種現象；不過，這十幾年來細細觀察體會我九十四歲老母親的信仰生活，我更加肯定這些心思單純、專一的人，非常擅長擺脫複雜事態的牽扯，掌握既簡單又普通的人性元素，然後做出抉擇。

仔細檢查陸森寶的親筆自傳原件，我發現他在寫自己少年自傳的同時，似乎有另一個更大的計畫。在裝訂成冊的原件裡，他有一頁只有題目卻沒有內容的空白欄頁。時間是「民國七五年六月十七日作」，那是他寫完少年自傳之後的事情。分「A 冊」，顯然另有別冊（B 冊），我們無法推定其內容，可能是他自傳的那一部份吧！計畫中 A 冊有兩項：一是「原稿歌曲」，二是「風俗習慣速記」。「原稿歌曲」會不會指的是他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整理的手抄本《山地歌》呢？

⁴⁷ 曾建次訪談記錄，2007年5月17日，台東。

至於「風俗習慣速記」，就完全沒有可資憑斷的資料了。不過，後來在我聽取家屬提供的十幾片老舊不堪的錄音帶時，發現那是一堆頗為零亂的訪談錄音，是陸森寶召集部落老人暢談自己親身經歷的傳統風俗習慣。大概分好幾次採錄，陸森寶每次都提醒大家做這樣的「文化研究」的目的，乃是要為後人留下線索。內容很細很雜，有追女朋友的規矩、婚姻習俗、少年猴祭、大獵祭、會所等等。這應該就是「風俗習慣速記」的素材基礎了，可惜陸森寶兩年不到便病逝，此一寫作計畫終究無法完成；而錄音帶裡的老人們，亦皆作古，空留餘音。

不過，這批錄音資料的存在正好證實了陸森寶晚年心思之所繫，依然是部落而已，那是他最後的歸宿。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晚上，陸森寶在書房白板上抄下了他剛完成的一首新歌，沒有題目。三月二十二日，他隻身上台北探望三兒子陸光朝，光朝努力回憶那一晚的細節：

之前，有兩位父親台南師範的學弟到台東探訪。十幾年不見，父親高興極了，帶著他們上山下海玩了兩三天，晚上也興奮地睡不著覺。第三天又急著要上來台北看我⁴⁸。媽媽跟他說，先休息一下，睡飽再上來。但爸爸說：「大丈夫！大丈夫！」（日語）堅持坐火車上來。事實上那時他有高血壓，做護士的二嫂叫爸爸把藥帶著，爸爸說哎呀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因為大概有六、七個月沒吃藥了，應該沒問題。到台北的那個晚上，我買了一瓶 600CC 的啤酒，「bun」（陸賢文）、我和爸爸，一人一個紙杯，配點小菜，聊天聊到兩點半，爸爸說：お休みなさい。並說希望我第二天（星期日）帶他去逛街。把門帶上，我繼續和 bun 聊到三點半，bun 還進去陪爸爸睡最後一晚，沒發現異狀。結果第二天八點鐘，bun 很焦急的敲我的門，我起來，他說爸爸叫不醒了。哇，我覺得事態嚴重，馬上送到榮總去。觀察兩天，進行斷層檢查，醫生說以他的經驗恐怕希望不大，第三天一早，我們辦出院把他帶回台東家，旋即病逝。⁴⁹

⁴⁸ 根據胡台麗，〈懷念年祭：紀念卑南族民歌作家陸森寶（BaLiwakes）〉的記載，陸森寶這一回上台北，主要是為了要勸小兒子陸賢文（bun）回台東工作的。參見胡台麗著，《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台北：聯經，2003），頁 517。

⁴⁹ 陸光朝訪談記錄，2007 年 5 月 11 日，台北。

之後，二女婿陳光榮注意到了白板上的曲子，抄錄整理後，成了陸森寶的最後遺作，〈懷念年祭〉：

mikiyakarunan ku isiDumayan ,
有工作 我 外地
aDi ku pakawurumaruma ,
不能我經常回家
hoiyan hoiyan iyahohaiyan .
aDi ku abaLu sonomukasi ,
沒有我忘記 那個傳統 (日語)
tu pu'apuTai ku kan nanali ,
給戴花環 我的母親
muka ku muwaraka i paLakuwan .
去 我 跳舞 在會所

我有工作在外地，
不能經常回家，
吼依央吼依央依呀吼嗨央
我沒有忘記那古老的傳統
母親給我戴上花環
我到 paLakuwan 跳舞

「paLakuwan」是陸森寶寫的最後一個字，這一個字似乎也可以貫串他整個生命。光朝說這是父親揣摩他的心境寫的，那天到台北一下火車，便急著拿出來給兒子看，說只完成了一段歌詞，準備寫三段⁵⁰。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陳文德回憶說：那年年祭他在山上看到老人家在一旁哼哼寫寫，應該就是在苦思年祭的音符吧！陸森寶的得意弟子吳花枝 (hanay) 說，老人家北上之前，曾到家裡探望，出示他的新作，並答應回來後要教她唱完全首。當然，這已成了他最後一次以老師的身份跟自己最鍾愛的學生說話。

⁵⁰ 陸光朝訪談記錄，2007年5月11日，台北。

光朝說得沒錯，父親的懷念年祭應該是替他寫的；不過，任何一個出門在外的卑南人，只要唱起這首歌，恐怕都會覺得這是老人家扣著他的心弦寫的。至於我，則寧願相信這是陸森寶寫給自己的輓歌，描述他返回原點（paLakuwan）寧靜卻又帶著幾分傷逝的心情。他的確回到了自己的 paLakuwan，但卻有愈來愈多的卑南人成了回不了家的遊子；他走了以後的 paLakuwan 會不會變得愈來愈冷清呢？他的體諒讓那憑弔的情緒更濃了。

五、實踐中的人格統合

1、身教大師

孩子們眼中永遠的反對派、愛念經的班長陸夏蓮女士，在陸森寶眼中，都是他永遠的至愛。他們於昭和十四年（1939）結為連理，將近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雖遭遇各式各樣的困難，卻恩愛如常。嘮叨的妻子，不但沒有減損陸森寶對她的疼愛，更處處替她迴護。孩子們都說，他們幾乎沒有聽過父親對母親回嘴。三女兒陸淑英說，父母親一輩子從未分過床，這也是父親過世後母親最不適應的事。據說陸森寶在新港公學校教書時，曾有一段和一位日本女子的戀情，因雙方家長反對而作罷⁵¹。後來追求南王頭目家族的陸夏蓮，原初陸夏蓮並不願意，但被陸森寶的誠懇感動，從此一輩子相依相守。陸光朝曾好奇地追問過當初事情的原委：

他們真是絕配，我真受不了，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夫妻啊？我問媽媽：你們是怎麼結婚的？因為很難想像啊，學歷差那麼多、修養差那麼多，怎麼會湊在一起？結果我媽媽還沾沾自喜，她說：嘿，以前我還不想嫁你爸爸哩。我說，那後來為什麼又嫁了呢？媽媽說，那時候是因為覺得兩個人教育程度差太多，連講話都不好意思講，怕講出來變成笑話，不敢高攀。後來你爸爸邀我出來問：為什麼不願意嫁給他？媽媽說：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行，怕耽誤你。結果爸爸說：馬戲團裡

⁵¹ 見胡台麗著，《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頁 520。

面的動物，經過訓練之後，都能表演的那麼好，何況人呢？媽媽感動了，終於接受這個婚姻。⁵²

從此夫妻兩人一動一靜，一個沉默一個聒噪，永遠激不起具有戲劇性的衝突。大兒子陸宗獻說：

自從父親過世以後，母親的身體也一落千丈，失去了動力。有好幾次，我從我孩子的口中得知母親對我的憂心，也好幾次，我在電話中與母親互相問候。我可以感受到她對我的關心，依然絲毫未減。我想我徹底地讓她擔心失望了，然而我沒任何成就，我怎麼回到她身邊呢？我知道她的身體愈來愈差，有時候我很想衝動地搬回台東到她身邊，陪她走完人生最後的路程，但是我知道這樣回去，不但幫不上忙，而且還會帶給她更多的困擾。唉！這種複雜的心情，實在筆墨難以形容。⁵³

陸夏蓮於民國九十二年祭期間（12月30日）過世，享年八十二歲。兩夫妻在世的時候，盡一切力量維繫整個家族的團結；如今陸家後代枝葉茂盛，子女各有自己選擇的道路，但他們都承襲陸森寶低調、謙退的家風。做為「身教家」的陸森寶，事實上不只一次為子女們留下庭訓。民國七十四年三兒子陸光朝開設「惠友樂府」音樂教室於台北。陸森寶寫了一些勉勵的話：

參加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惠友樂府的開幕典禮時，我有感而發想了很多事，在此將其逐條寫下：

- （一）為人處事，信用第一：希望能成為眾人喜愛的人，讓人覺得這個人是好人，講信用的人，很想和他成為朋友。
- （二）時時不忘保有開朗、親切的態度：希望能讓顧客稱讚：惠友樂府店家既開朗又親切，一踏入店裡就讓人覺得很舒服。

⁵² 陸光朝訪談記錄。2007年5月11日，台北。

⁵³ 見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23。

- (三) 動怒之前先慢慢地冷靜下來，心平氣和之後再談：即使遇到令人生氣的事，也不要輕言動怒。如此一來，和對方的溝通也會更順利，更能打動人心。
- (四) 接待顧客，需時時保有認真的態度，應謹記於心：店員的言語和認真的態度是左右顧客心理的關鍵。我聽光朝說有位顧客原本在別家店支付了一千元的訂金，打算購買一台鋼琴；但是他被光朝認真的態度感動而改變心意。他說：「好，我決定買這台鋼琴，我想買下你的真心誠意。」隨即付現買了店裡的鋼琴，這是因為顧客深受店家之真誠態度所感動。這個認真的經驗永不可忘！
- (五) 唯有夫妻同心協力，方能達成目標：只要光朝和美雪互信並同心協力，必能在眾人的祝福下，早日達成目標。切記，要同心協力！
- (六) 唯有健康的身體方能締造健全的事業：沒有健康的身體是絕對無法工作的。今後，要注意身體健康避免生病。萬一不幸生病了，應立即就醫治療。
- (七) 交通事故頻發的時代，應時時注意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發生大多起因於開快車或酒後駕駛，這是人人皆知，但往往易被忽略。最後，希望你能嚴守交通規則，隨時注意交通安全。⁵⁴

二兒子陸誠惠退伍之後，父親同樣給他一些簡要的訓勉：

我退伍之後就在某個機關上班，雖然我已長大，但是父親偶爾仍會給我一些提醒和忠告，他說：(一) 做事要有目標、耐心、恆心，要學習牛的精神任勞任怨。(二) 不要染上任何不良嗜好，如抽菸、喝酒等等，以免影響健康。(三) 在家裡與兄弟姐妹之間要說和睦的話，出外與人相處也要和氣待人。(四) 選擇終身伴侶的條件有三：(1) 先看她的父母親為人

⁵⁴ 本書信由東華大學的簡月真教授翻譯。

如何？(2) 她的品德好不好？(3) 她的身體健康好不好？也要注意優生學。(五) 夫妻相處難免會有爭吵，但爭吵不表示婚姻亮紅燈，如果是有建設性的爭論，倒是好事。所謂建設性的爭論，就是談論如何使這個家庭更好、更和諧的話題。⁵⁵

這些話看來都是老生常談，還給人一種八股的感覺，但我們一旦了解這裡所舉的每一個條文，都是陸森寶一項一項身體力行、全力以赴的生活信條；那麼，它便有了血肉，號召我們一同去踐履。更令人感佩的是，陸森寶在號召自己的妻子、子女、學生或親友恪遵這些倫理原則的時候，不但以身作則，而且是以極盡溫柔、謙退、耐心的方式來進行。三兒子陸光朝就說：

我們長大之後，父親給我們的感覺越來越像是朋友，而且是非常珍貴的朋友的那種感覺，有時真的很不習慣。每次講話的時候，他總是把我拉到跟他好像是同輩的位置；甚至走路的時候，我不敢跟他平起平坐，想要退後一步，他總是要把我拉上來，很不習慣……。⁵⁶

依照卑南族傳統「會所」(paLakuwan) 的規矩，成年禮之前的勞役苦行階段 (miyabutan, 約十五至十八歲)，卑南族男子的確要經歷一段非常嚴酷的考驗，包括不得裝扮自己 (不得染齒、不得清洗身體和臉、不得戴花環、不得穿彩色的布、刀鞘不得上色、禁止頸飾和指環等)、克盡長幼之序 (面對長輩不准笑、與長輩同行應代其背負所攜物品、路上遇長老應佇立待其通過、不可在長老面前抽菸、長老坐在火塘邊時不得靠近火塘、長輩用餐完畢才可進食等)、耐餓抗睡，以及不得唱歌、吹口哨或喧鬧等等⁵⁷。從教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極度壓抑個人身體、意志和情感的磨練過程。在陸森寶身上，我們發現 miyabutan 訓練中高度自我節制的傳統，有著明顯的體現。用我們卑南族傳統的倫理術語說，一個男人若無法達到上述自我節制的要求，那是一件「羞恥的事」(卑南語：ka irayan)。我懷疑我們上一輩的族老，面對軍國體制下摻雜著武士道精神的日

⁵⁵ 見陸賢文編，《我所知道的陸森寶先生》，頁 5。

⁵⁶ 陸光朝訪談記錄，2007 年 5 月 11 日，台北。

⁵⁷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蕃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2 年)，頁 294-295。

本教養，一定感覺到某種人格典範上的相應。不過，要能像陸森寶那樣循循善誘、溫柔陪伴，並超越年齡階段，平等對待周圍的人，這又似乎凌駕了自己文化的制約，觸及到純粹的倫理問題本身。我認為陸森寶一生最發人深省的另一點是，他以親身的實踐，為我們示範了一個身處雙重斷裂時代的人，如何以統一的倫理信念，不讓自己的人格徹底潰敗。這才是我們原住民今天所要面對的最深層的問題。

2、回聲

一九九一年底，陸森寶病逝三週年之後，「原舞者」在人類學者胡台麗的帶引下，到南王進行田野訓練，他們找到了陸森寶的故事，也在二女婿陳光榮和學生曾修花的指導下，完成了「懷念年祭」的製作，並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四日全國六場巡演。就在那一年「原舞者」不但獲得該年度第十五屆「吳三連文藝獎」舞蹈類獎，並獲選為文建會「扶植國際表演團隊」。這之後陸森寶始終就沒有跟「原舞者」分開過：

-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九三年六月二日，「懷念年祭」在十二所大專院校展演。
- 一九九二年製作出版「懷念年祭」錄音帶。
- 一九九三年與「雲門舞集」合作出版「卑南之歌」CD。
- 一九九三年赴美演出「年的跨越」。
- 二〇〇一年九月年度製作「再懷念·年祭——原舞者十年」。
- 二〇〇三年九至十月赴德、法演出「年的跨越」。
- 二〇〇四年三月發行首套「年的跨越」有聲CD專輯。
- 二〇〇五年元月至十二月設置「台灣原住民樂舞數位博物館——卑南族篇」網站。
- 二〇〇六年四至六月原舞者大專院校「年的跨越」巡迴示範講座。

這之間其他許多大小場合的演出，也常常安排陸森寶的曲目，雖然這些展演不完全以他為唯一的主線，但以個人的作品作為傳統樂舞演出的搭配，十五年「原舞者」的歷史裡，也只有陸森寶這麼一個特例。二〇〇七年底，是原舞者從台

北搬遷至花蓮池南的第一次巡迴製作演出，主題是「杜鵑山的回憶：阿里山鄒族高一生先生紀念演出」。高一生 (yata uyongana, 矢多一生)，阿里山鄒族人，當過鄉長，不幸因「二二八事件」的牽連，而橫遭槍決，英年早逝，他是上一代台灣原住民知識分子的大悲劇。在追索陸森寶在台南師範的文獻中，我們不但發現到高一生是陸森寶高三班的學長，還知道他和我的表舅孫德昌是六年同班同學。在檢閱鄒族浦忠成教授今年完成的《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一書的圖錄時，處處見到表舅的身影，不禁悲從中來。表舅是為我穿上藍巾 (pubaLisen) 的人，等於是終身的義父，他於民國四十三年左右被迫從賓朗國小退休，而於民國七十四年底，抑鬱以終。表舅在世時，我從未聽過他談起高一生，同樣地在陸森寶眾多的追憶裡，也沒有人提起高一生。對這一段求學階段的友誼和記憶，他們顯然強迫自己遺忘。在一次和高一生公子高英傑的談話中，他透漏自己七、八歲時 (約民國三十七年) 陸森寶曾率卑南族青年到訪阿里山，並還能哼唱當時他們所表演的樂舞。這才是事實的真相！原住民第一個國家培育出來的精英，本來有機會團結合作，開創族運。無奈世事多變，我們的第二個國家讓一切扭曲、歸零了，大家只能選擇遺忘。

高一生也擅長作曲，原舞者今年的製作演出，等於是讓這兩位台南師範的學長學弟在舞台上重新相遇。這不但是原住民樂舞展演新的里程碑，也是上一個世代的人在我們這個世代的回音，我們可以藉此循聲聆聽他們的豪情與悲涼，並重新建構台灣原住民這一百年的知識階層史。

高一生以及他那一代原住民知識分子，都個別選擇了自己的道路。陸森寶也作了選擇，但他選擇的是一個單純、寧靜、溫柔卻又堅定的道路：用歌陪伴族人的腳步，用人格的力量樹立典型。從蕃人公學校、台南師範，到成為一個窮教員；從放牛生涯、少年會所、天主教會到 paLakuwan。我們清楚地看到，陸森寶如何將一切看似矛盾對立的東西正向地整合起來，無怨、無恨也無悔。他腳踏實地活出他每天的生活，不論順遂、貴賤，他都能一體對待、一體承受。他這樣愛他的第一個國家，也這樣擁抱他的第二個國家；他這樣接納他嘮叨、暴躁的妻子，也這樣陪伴他各有狀況的子女。他以音樂為工具，記錄每一個過程，也讚美每一個過程。他的音樂成了他所屬時代的證言！



圖 1 卑南族的音樂靈魂陸森寶先生
(陸賢文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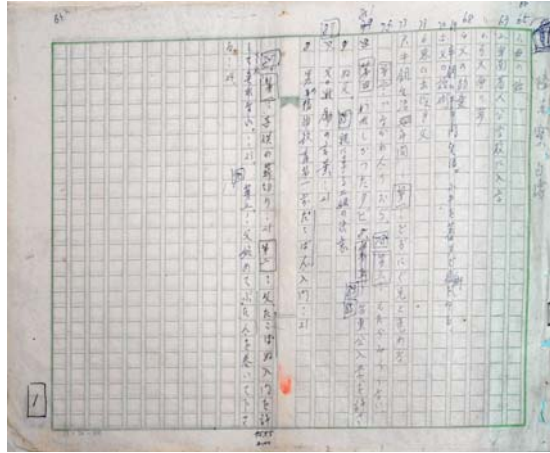


圖 2 陸森寶自傳內文目錄原稿圖影
(陸賢文提供)

歷履ノ中學在		歷履ノ前學入		名氏籍原生徒	
年	科	年	科	姓名	籍貫
第一學年	第一學年	第一學年	第一學年	陸森寶	卑南
第二學年	第二學年	第二學年	第二學年	陸森寶	卑南
第三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三學年	陸森寶	卑南
第四學年	第四學年	第四學年	第四學年	陸森寶	卑南
第五學年	第五學年	第五學年	第五學年	陸森寶	卑南
民國八年三月十七日		民國八年三月十七日		陸森寶	卑南
備註		備註		備註	
陸森寶		陸森寶		陸森寶	
高橋清		高橋清		高橋清	

圖 3 陸森寶的學籍資料
(台南大學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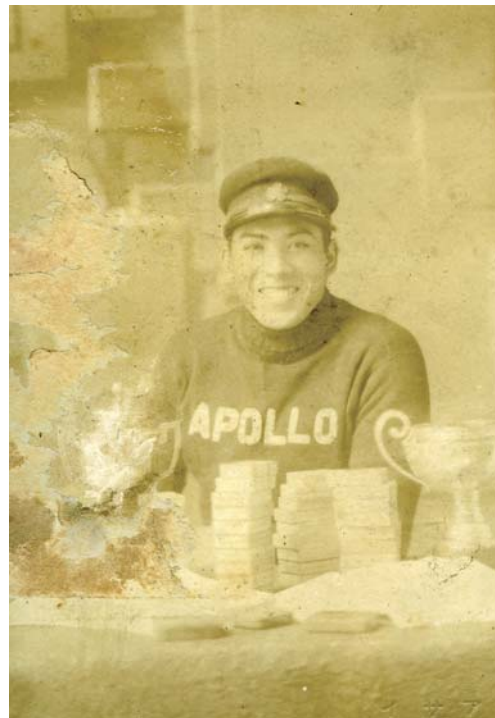


圖 4 Apollo, 陸森寶
(陸賢文提供)



圖 5 日本皇族朝香宮鳩彦視察台南師範學校，1927 年 11 月 11 日（台南大學提供）



圖 6 陸森寶光身在海灘耍寶（陸賢文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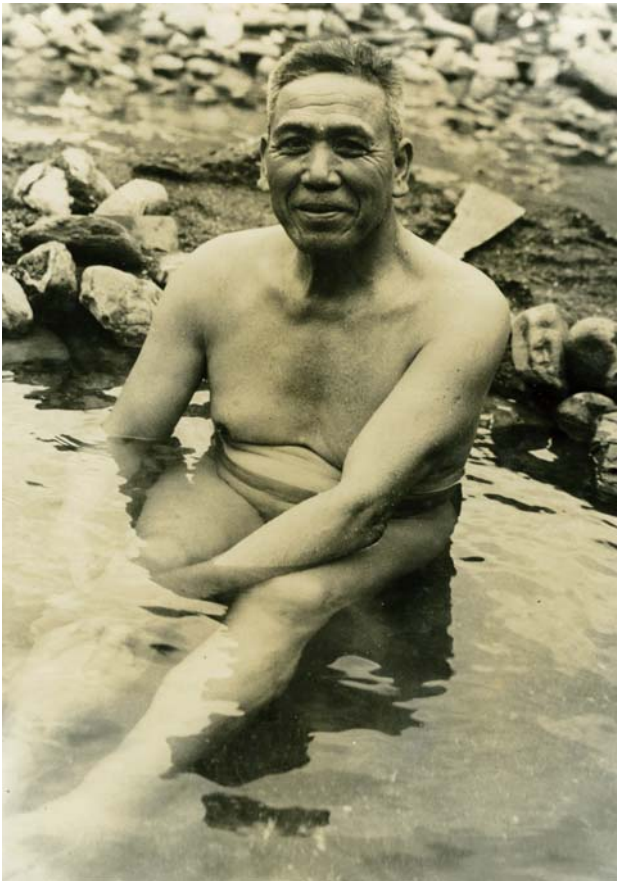


圖 7 陸森寶在溫泉泡澡。
攝於 1976 年 12 月 31 日
（陸賢文提供）



圖 8 陸森寶夫婦結婚紀念照（1939 年 11 月 3 日），前坐者右二為新娘的母親、
我的小姨婆鄭美麗（agam），二排立者右一為陸森寶的學長、
我的表舅孫德昌（大迫重二）（陸賢文提供）



圖 9 南王互助社紀念座（陸賢文提供）